# 激情海盗

.

第一章

蓝天白云，清风徐徐……

这天，华瑟达私人港口的工人也和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从清醒开始便处于忙碌的状态中，有的将船柜中的东

西分装各马车，再转载到各地的市集抛售；有的将限期的渔货快速盛装起来，送往附近的渔市场，每个人都忙得不

亦乐乎。

整个码头弥漫着皮革、毛料、干货等杂物混合的气味，更有不少挑选货物的大商家穿梭其间。

这样熙来攘往的热闹情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以想见这个城里的居民多是赖此为生。

突然，一道汽鸣声响起，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拍税线转向一望无垠的海面，每一张脸庞都流露出相同的期待

……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迎风飘扬的大帆，上头昼着「鹰王号」的标志──凶猛的英伟鹰姿。随着它渐渐靠近，

大伙儿开始由缄默转为兴高采烈地嚷着，「雷契尔公爵回来了！鹰王号回来了──」

霎时，众人都往港口挤去，迎接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公爵──雷契尔。雅各。

雅各家族是英皇十六世亲封的「海盗公爵家族」，他们长年在海上飘流，扫掠在汪洋上横行越区的走私船。

在海上，他们是走私者口中「霸道、蛮横」的海盗，但在百姓眼中，他们却是「英勇、无敌」的表率。尤其是

到了雷契尔这一代，将「海盗公爵」的名声打得更加响亮，从不放过任何一艘违法的船只。

但是，所谓树大招风，在许多觊觎者的以讹传讹之下，他也成为邻近国船家眼中的大海盗、大恶魔！

任何船只只要花大海上看见鹰王号的标志，无不吓得屁滚尿流、赶紧逃之夭夭。因此，也间接将雷契尔。雅各

这个人「魔化」了！

「公爵，你看大伙都在欢迎你呢！」雷契尔的好友，亦是他的得力助手──韦恩，站在甲板上，看着底下众人

挥舞双手的兴旧模样，也不禁感染了这份喜悦。

他可以想象，这些人期盼他们多久了！因为，只要鹰王号一回来，必定会带给他们一大笔可转手变卖的财富。

「这一趟海上行程的确比想象中还久。」雷契尔眯起眼，朝迎接他的百姓点头示意，宛如天神般唯我独尊。

他看起来是如此的高高在上，身披紫蓝披风，一头黑发随风飞扬，显现出他的狂野不羁，尤其是他右胸上那枚

金制的鹰王徽章，更强调出他的王者风范与气势！

这次远行原本预计三个月便可返港，途中却因为追缉一艘走私船，而延宕了近半年之久，但雷契尔却丝毫不显

疲累，依旧是这般神采奕奕、丰神俊朗！

「待会儿回到山庄，我一定要好好洗个澡，把身上的海水味全洗干净。」韦恩笑着说。

「然后到酒吧找女人？」雷契尔斜觑了他一眼，非常明白这位至交好友的喜好。

韦恩尴尬地抓抓后脑勺，「我想，亚美与凯琪一定想死我了。」她们是镇上「梦乡酒吧」内着名的陪酒女郎。

「那么你好好去玩吧！」雷契尔邪谑地撇撇唇。对于女人，他毋需大费周章地跑到酒吧去寻找，只要他一回城

堡，自然有大批贵族上门介绍自己的女儿，即使明知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地无所谓，令他烦不胜烦。

再不然，也有他养在红楼内的女人，光是萝丝的黏功就令他招架不住了，尤其一想到他的母亲葛蕾夫人，他的

头更疼了。

「你不一起去玩，宁可回去面对老夫人的催婚令？」韦恩跟在他身边多年，知道雷契尔的眼光非常高，想要成

为公爵夫人，至少要有能吸引他的独特优点。

再者，雅各家族自数百年前即流传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公爵取妻必须以抢亲的方式来完成，且对象一定得

是名流贵族的千金，如此雅各家族才能代代相传、永不灭绝，否则定遭诅咒，走向毁灭。

因此，每次雷契尔出航回堡后，老夫人总会追问他「可有心仪的对象？几时前去抢亲？」因为她明白雷契尔的

个性是不敲不响，尤其每次他一出海总是大半年，人的一生能让他蹉跎多久？

「哼！再说吧！对付她，我自有一套办法。」雷契尔撇撇嘴角，无所谓地笑了笑。

眼看这艘高达三层楼的鹰王号即将靠岸，跨板一放下，他立即在船长与侍卫的簇拥下，以王者的气度步上岸。

大伙儿同声欢呼，「欢迎雷契尔公爵回来──」

不久，一辆华丽的马车驶近。

「公爵请上车，老夫人等您很久了。」男仆小米掀开车帘，露出纯真的大男孩笑容。

「老夫人还好吧？」一上马车，雷契尔问道。

「老夫人……」小米迟疑了一会儿，欲言又止。

雷契尔眯起狭长的眼眸，沉着声又问：「她怎么了？」

「她……她病了好久，连堡里的群医都束手无策，真让人担心。」小米坦言道，眉头也跟着皱了起来。

「好久？多久了？」

雷契尔索性由马车钻出，坐到小米身侧，抢过他手上的缰绳亲自驾驭，往雅各城堡快马奔腾而去。

小米没料到公爵会将马车驾驭得像要飞起来似的，吓得他赶紧抓住身边的扶手，以防不慎被甩了出去！

「在您出船不久后就犯病了。」他抖着声回答。

「什么病？」

雷契尔狂声一喊，马鞭随之落下，马儿更狂肆地向前飞驰。

「查不出来，威廉医生说可能是心病。」小米打直身子，尽量不让自己的模样看起来太狼狙。

天！公爵是怎么了？再这么拚命加速下去，马儿会受不了的呀！

心病？！这是怎么回事？

雷契尔眯起眼不再多问，不管迎面而来的吹沙狂风，快马加鞭地直趋雅各城堡。

一进堡内，他在众多仆人与侍女排列而成的欢迎队伍中，直接迈向二楼葛蕾夫人的房间。

打开门扉，他便看见葛蕾夫人气若游丝地闭眼沉寐，那张脸的确比半年前削瘦了些。

「妈──妈──」

他附在她耳畔轻唤，好半晌，葛蕾夫人才徐缓地睁开双眼。

「雷契尔……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虽说葛蕾夫人已年近五十，但仍是风韵犹存的贵妇，可是，这场

病真的让她看起来老了许多。

「是我，您还好吧？」他握住她的手，轻声问道。

至从雷契尔的父亲过世后，便是由葛蕾夫人独自将他带大，对母亲他有一份责任，至少不能让她为他操心。

「唉！其实我没有病，只是全身无力。」她幽幽一叹。

雷契尔不解地皱起眉。

「妈妈年纪大了，只想见你成家，好让我早一点抱孙子，你为何就是不能让我安心呢？」她虚弱地轻喘了几声，

拧着眉说道。

「您别逼我！」他离开床边，走到窗户旁将帘布一掀，让阴暗的室内温暖了一些。

「我没逼你──算了，你出去吧！我想睡了。」葛蕾夫人闭上眼，以消极的手段来逼迫他。

雷契尔愤懑地爬了爬头发，对着母亲略显苍老的容颜：「好，我答应您，只要找到对象就抢亲行了吧？」

葛蕾夫人原本枯瘦的脸突然注入了一丝生气，微合的眼也为之一亮，「你说的可是真的？」

「真的，这样您的病是不是该好了？身子骨也该复元了？」

雷契尔不是笨蛋、更不是瞎子，怎么会瞧不出他「顽劣」的母亲大人正在对他使诈？他敢打赌，只要他允诺去

抢亲，她立刻就会变得生龙活虎了。

「这……」她老脸一红，赶紧轻咳几声以掩饰自己快败露的演技，「你这孩子说的是什么话？你都已经二十六

岁了，也该为咱们雅各家族生个继承人了吧？」

「哼！说穿了，您的目的不就是这个？」他冷哼了声，不屑地撇撇嘴，「好，我这就去物色妻子的人选，给我

一个月，等我的好消息。」

他也想开了，如果娶妻之后，能让母亲安心，不再千方百计找他的碴，又有何不可？在他的眼中，女人只是发

泄欲望的管道，有没有妻子，对他而言，根本构不成影响。

以往之所以会排斥，是因为不喜欢为一个女人如此大费周章地抢亲，助长对方的气焰。

如今既然非得藉由「妻子」才能化解母亲心头的不安，那他就抢一个奉送给她吧！

☆☆☆

对母亲许下承诺后，雷契尔随即快马出堡，来到口梦乡酒吧」。

韦恩见他的到来，直觉新奇地道：「咦！公爵，你怎么来了？刚才在船上你不是说不想来？」

亚美一见到雷契尔大驾光临，立即撇下韦恩迎上前去，将自己的大胸脯抵在雷契尔身前，诏媚逢迎地道：「公

爵，您怎么有空过来我们这种小地方？我和凯琪真是受宠若惊呢！」

对于亚美的见风转舵，韦恩一点也不以为意，谁教对方是「女人杀手」雷契尔呢？遇上他，他也只有甘拜下风

的份了。

再说，他非常清楚雷契尔之所以会来这里，绝对是有急事找他，亚美与凯琪压根不是他会看上眼的对象。

不过，雷契尔当然也不是一个不解风情的男人，对于自动送上门来的亚美，他当然也就毫不顾忌地在她唇上重

重地印下了一个吻，随之转向韦恩道：「我有事找你谈。」

韦恩挑了一下眉，对亚美露出一个暗示的眼神，她只好识趣地退下。

「看你脸色不太对劲，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韦恩开门见山地问，并为雷契尔倒了一杯啤酒。

「我老妈为了逼我结婚，居然拿自己的身体来威胁我！」他狠狠地将犹冒着气泡的啤酒一饮而尽。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在港口我也听说了，老夫人还好吧？」

「她？哼！好得很。」一抹恼怒掠过他的蓝眸，「一见到她，她劈头就要我赶快结婚，这样的人像久病未愈吗？」

「你答应老夫人了？」

雷契尔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酒，看着杯里的气泡往上窜升，他也跟着扬起了唇角。「对，我是答应她了。」

「什么？！」韦恩震惊不已。

雷契尔与葛蕾夫人两人往往一见面就在「结婚」这个话题上闹得不可开交，雷契尔不让步，葛蕾夫人也不肯罢

手，这回雷契尔怎会这么轻易就答应了？

雷契尔的眼神瞬间锐利如刀，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她要我娶，我就娶吧！反正妻子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罢

了。」

「那公爵的对象是？」雷契尔公爵结婚的事可是雅各城的一桩大事，韦恩自然得负起他抢婚行动的筹备重责。

「对象？我最厌恶那种名门淑女的小家子气，哪来的心思去注意过她们？再说，我也没有空一一去打听。」雷

契尔脸色微愠，声音也隐隐透露着不耐。

他讨厌被女人绑住，更不屑那些动不动就大惊小怪的女人。

此时，对面吧台突然传来两名男子的交谈声──

「听说东部莫尔堡费斯伯爵的千金菲亚小姐长得娇媚动人，再两个月，正好是她的十七岁生日，费斯伯爵打算

在今年的社交季为她举行生日舞会，物色女婿人选。」

「这件事我也有所听闻，而且费斯伯爵非常重视这次的舞会，已将消息散发出去，希望能让吏多的青年才俊共

襄盛举，期待能找到他心目中的金龟婿。」另一名留着落腮胡的男子也附和道。

「唉！可惜我们都不合格，要不然，就算再远我也要去试试。」较年轻的那位皱眉道。

「怎么说？」

「你没听说吗？费斯伯爵把标准订得很高，只有侯爵以上的未婚男子才得以参加，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男爵，他

是看不上眼的。」他大叹了一声。

这时，雷契尔突然调回视线，意有所指地对韦恩撇撇嘴。

韦恩立即会意地一笑，「我这就去调查。」

☆☆☆

英国东部莫尔堡

菲亚像小公主般站在镜前不停地转圈，她的双颊粉嫩嫣红，身着一件丝纱蓬裙小礼服，模样非常惹人怜爱，让

人看不出她已经十七岁了。

「菲亚小姐，你别再转了，转得我都头昏眼花了。」菲亚的保母温蒂是个四十出头的妇人，除了照顾她的生活

起居外，也是她的奶妈。

温蒂新婚后不久，与夫婿在旅游途中不幸遇上抢匪，不但丈夫被杀，随身的所有财物也被劫掠一空，所幸当时

任职军中的费斯伯爵正好率领军队路过，才救了她一命。

当她被带回莫尔堡时，才发现自己已有身孕，数月后产下一女，取名为贝琳。威利，巧的是，一年后伯爵夫人

也生下一女，也就是天真可爱的菲亚。

由于伯爵夫人在生下菲亚后，就因体弱而去世了，于是，温蒂便负起教导养育菲亚的责任，极力做好保母之职。

而且，她为报答伯爵的救命之恩，在贝琳很小的时候，就送她去学武术，好让她能成为菲亚的随身伴护，照顾

保护小姐一辈子。

贝琳也不负所望，年纪轻轻便拥有一流的剑术与功夫，而为了方便照顾菲亚，她长年以男装打扮，也或许是因

为这样，她的眉宇间总带着一股冷漠的英气。

菲亚非常依赖贝琳，两人不仅一起念书、游戏、成长，更是无所不谈的手帕交。而贝琳对菲亚也是尽忠职守，

虽然菲亚待她如姊妹般，但她从不敢忘了自己的身分。

今天是菲亚迈入社交季的第一年，也是伯爵大人为她举办生日舞会的大日子，贝琳自然地担起了重要的保护职

责。

而此刻她一副男装打扮，以菲亚的堂哥「贝林」自称。她那头短俏微鬈的褐发、冷漠狭长的棕眼，看起来非常

俊俏帅气。除了莫尔堡的人之外，极少有人知道她是女孩子，甚至还有不少名媛淑女为「他」着迷，因此，可以想

象当她以这身纯白燕尾服出现在舞会时，会引来多少少女的尖叫了。

「好嘛！温蒂，我不转就是了。」

菲亚撒娇地勾起贝琳的手臂，「你看我们像不像一对恋人啊？」

「去去去，什么恋人！这哪是淑女该说的话？」温蒂睨了菲亚一眼，「到了会场可不能再乱讲话了，懂吗？」

「反正贝琳是女孩子，我们是好姊妹，你怕什么？」她淘气地对温蒂皱皱鼻子，将贝琳的手拉伤吏紧了。

「菲亚小姐，我妈是担心人言可畏，外人可不知道我是女孩子，再说，伯爵打算在今晚的生日舞会上为你挑选

结婚的对象，你可不能出差错。」

贝琳虽然只长她一岁，但却拥有不符年龄的成熟，因为她明白自己身负非亚安危的重任。

「对、对！那得快一点，我再帮你补个妆，口红的颜色好象不够红。」温蒂经女儿这么一提醒，赶紧又将菲亚

垃到镜前坐定，仔细地为她整理头发，又补上口红。

菲亚小脸上一片潮红，低垂着小脸道：「你们就会取笑我，人家不来了啦！」

「温蒂怎么敢取笑你，菲亚若真要嫁了，我也舍不得啊！」

「舍不得我，还要我嫁！」菲亚想了想又觉不对劲，「奇怪，贝琳比我还大，要嫁也应该是她先嫁啊！哦！是

爸爸和温蒂不要菲亚了？」

「你这傻孩子，若不是女人的青春有限，伯爵又怎么舍得把你嫁出去呢？」温蒂拿起手绢为她拭去颊上的泪水。

「别再胡思乱想，更不许再掉眼泪了。」

「可是温蒂，若真如你所说的，那么贝琳不是也该嫁了吗？那我要和贝琳一起嫁。」

她可是打从一出生就和贝琳在一起，她们玩一样的玩贝、吃一样的东西，甚至都同喝温蒂的奶水长大，两人就

只差在身分的不同，但她可从没把贝琳当下人看。

「菲亚小姐，你又乱说话了，你和我的身分不一样，别老把我们两人混为一谈，我担待不起的。」

贝琳听见外头愈来愈嘈杂的人声，于是又说道：「看来参加宴会的人大部分都到了，我们也应该出去了。」

「我好紧张──」菲亚此刻的表情是既兴旧又不安。

「别紧张，有贝琳陪着你，她现在的身分是你堂哥贝琳，记着，可别穿帮了。」

温蒂面带笑容的说道，看着贝琳扶着菲亚走出房间，直趋楼下的豪华舞厅。

舞厅的四处均悬挂着炫目的水晶灯，将木制的地板照耀得晕黄浪漫。

悠扬的音乐由舞台上流泄出来，几位穿着制服的乐师演奏着乐器，小提琴和大提琴合奏的优美旋律缓缓地回荡

在屋里，将整个场面烘托得更加隆重。

此时，屋外已有不少贵族们陆续到达了，他们下了马车，手拿着请帖，穿着华丽礼服鱼贯进入舞厅。

这些人有的是来自附近的庄园，有的来自英国各大州，坐了数天的马车才赶到莫尔堡。

费斯伯爵在舞会开始前一个小时，便已经到达会场指挥招待宾客。

虽然这次的舞会是以物色女婿为目的，但也有不少年轻女孩们应邀前来，她们全在母亲的精心打扮下，身着各

式各样的丝绸蓬裙，想乘此机会与传闻中美丽的菲亚小姐争奇斗艳一番。

此时舞会里已聚满了人潮，没有人注意到在阴暗角落站着一抹黑色身影。

那名男子身着一件剪裁合身的黑色礼服，懒洋洋地靠在窗前，他系了一条白色的丝质领巾，晚风吹进窗内，弄

乱了他的黑发，使他看起来既斯文，又有几分狂野帅劲的味道。

他手里夹了一根墨西哥雪茄，恣意的吸了一口，又缓缓吐出，身形完全笼罩在枭枭烟雾中，让人看不清楚他的

表情。

突地，掌声四起……

费斯伯爵远远便看见菲亚在贝琳的牵引下，以非常高雅的姿态缓缓步下楼。他立即笑着上前牵住她的手，并对

众宾客介绍道：「她就是我的女儿菲亚，而这位则是我的侄儿贝林，今年是她首次参加杜交际，还望各位男士们多

加照顾。」

而非亚则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立刻拉起象牙白的蕾丝蓬裙，曲膝向四周点头行礼，那纤美的外表和甜美的笑

容果真吸引了在场未婚男士的目光。

首先向她邀舞的是翰贺城的安东尼侯爵，基于礼貌，菲亚将自己的第一支舞献给他。

当他们两人慢慢滑进舞池优雅共舞时，贝琳可没闲着，她目光锐利地巡视着四周，以防居心不良的男人会藉此

机会轻薄菲亚。

当她的眼神飘过众人，最后停留在角落窗边的那袭黑影时，却猛然震住，全身神经亦呈现戒备状态。

他拥有一副厚实的双肩、高大挺拔的身材，以及窄腰、瘦臀，和一双修长有力的长腿，背着光的身子彷佛披了

一道金色光芒似的，看起来有如天神般不容侵犯！

贝琳的直觉告诉她，这人绝非善类！

但令她意外的是，那男子居然对她点头示意？！虽然她看不清他的表情，但由他那口发亮的白牙看来，明显的

表示他正对着她笑。

也就在此时，菲亚又换舞伴了，贝琳赶紧将视线垃回，谨慎地观察这舞伴，当她又将视线调往窗边时，竟已不

见那男子的身影。

「贝琳──我好渴，麻烦你帮我端杯果汁过来好吗？」

舞会中场休息的时间到了，菲亚终于可以从那堆献殷勤的男士面前暂时溜开，偷偷地喘口气。

「好，我这就去拿。」贝琳点头道。

虽然那名可疑男子已不知去向，但不知为何，贝琳的心里却隐约感到不安。

而且，费斯伯爵交游广阔，今天接到邀请函前来的贵族，全都是与他私交不错的好友，凭她不错的记忆力，这

些人她多少都见过，为何那名男子……竟是这般的神秘、陌生呢？

当她取了饮料，才一转身，便看见大门霍然被推开，那名神秘的黑衣男子缓缓走进门内，在灯光的照耀下，她

终于看见了他的真面目！

突然，舞厅的另一端传来了一道惊快的喊叫声，「海盗来了！恶魔来了！大家快逃啊──」

无怪乎那人会这般霞惊了，因为除了雅各城的人之外，大家都相信谣言，以为雷契尔是一个烧杀掳掠、无所不

为的大海盗；因此，只要知道他长相的人，一见了他，莫不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的逃走。

众人听见那人的叫喊声，也都震惊得像老鼠般胡乱奔窜、惊慌呐喊。顿时，一场舞会使成为了一处惊栗战场。

贝琳回首瞪着他，可就在这么一刹那，她竟见他如风般地朝她的方向刮了过来，原以为他要对付的人是自己，

怎知他竟在半途迅速转了个弯，与菲亚擦肩而过……

只不过才短短的一秒，贝琳就发现菲亚已经不见了！

她立刻追了上去，一冲出屋外，便看见他挟持着菲亚站在矮墙上，阒暗似夜的眸子冷冷地回视着她，嘴角还擒

着一抹冷笑，那两片寡情的薄唇令贝琳看得心惊！

「贝琳，救我……」

菲亚吓得泪流满面，双手拚命挣扎着，试着脱离这个狂徒的掌控。

她好怕啊！爸……温蒂……快来救她！

第二章

「菲亚，别慌，我这就来了。」

贝琳以矫健的身手，一手攀住矮墙一跃而上，就在地快追到时，雷契尔的蓝眸一闪，转身又与她拉远了距离。

「贝琳……我好怕……你快一点……」被雷契尔挟持住的菲亚紧张的不断挥舞着双手，惊骇地大喊。

「你安静一点！」雷契尔赫然对她怒吼。

菲亚赶紧际了声，眼泪却流得更凶了！

眼看贝琳在身后穷追不舍，雷契尔也继续加快脚步往海港奔驰，那里有他从北岸驾来的大船，韦恩与其它手下

还在上头等他。

贝琳愈追愈觉不对劲，为什么他直往海港而去？突然，方才舞厅内那一声声的「海盗」又重返她的脑际，难道

他真是「无恶不作」的大海盗？

到了海港，她果真看见一艘镶着大鹰的海盗船正停在岸边等着他！

糟了！如果菲并被带上船就太迟了！于是贝琳不停地加快速度。

只见雷契尔一登上船板，便连三跳地跨上甲板，跨板顿时收起，船身也就此缓缓开动了──

贝琳毫不迟疑地抽出身上的短刀，往船头的缆绳射去，霎时，绳子断裂垂下了船边，她立刻抓住绳子，攀绳而

上随着船身垂吊在半空中。

「贝琳，小心！」

菲亚已被放在甲板上，当她看见这一幕时，立即尖叫出声。

「启禀公爵，要不要属下把绳子割断，让那个男人淹死算了？」鹰王号的舵手杰克说道。

「不！不可以……求求你们救救她。」菲亚一听他这么说，不禁吓得腿软了。

「别紧张，你堂哥的身手似乎不赖，没瞧见他就快爬上来了吗？」雷契尔冷眼看着贝琳。

其实早在舞会上，雷契尔就已被贝琳那副冷然、专注，又漂亮得不像男人的容貌给吸引了！他是可以如杰克所

言，经易地摆脱他，但这个男人勇气十足，是头一个能让他刮目相看的人。

通常，听过雷契尔。雅各名号的人，哪个不是吓得逃之夭夭？可是，他非但不害怕，反而追得死紧，让他无法

小看他，更不舍得杀了他。

这时，贝琳好不容易爬上甲板，却被众多水手给挟持住，但她毫不畏惧地瞪着雷契尔，「放开她！」

海风刮乱了贝琳俏丽微发的褐发，几绺发丝散在额前，使她看起来更加妩媚。

若非他是男人，雷契尔告诉自己，他会要了他！

「不能放，她现在已是我的妻子了。」那双魔性的蓝眸嵌在他俊逸潇洒的脸孔上更显得邪魅非需。

「不是不是，我不是你的妻子。」

菲亚一听可慌了，她说什么也不愿意嫁给一个恶名昭彰的海盗！

「雅各家族向来是以抢亲的方式来决定未来的女主人，你已经被公爵看中了，非随我们回去不可。」韦恩替雷

契尔说道。

「很抱歉，菲亚不适合你。」

虽然贝琳被两名手下箝住双臂，无法反击，但她仍不怕死地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不知怎么搞的，他激起了雷契尔探究的兴趣。

「贝林。」她冷声道。「如果你要挟持人质好向费斯伯爵换取赎金的话，就由我来代替她，请你放她回去。」

「换取赎金？！」

他彷若听了什么笑话似的仰夭狂笑，「你以为我雷契尔需要向你们伯爵拿什么赎金吗？」

不只他笑了，就连周遭的每个男人都笑得前俯后仰。

事实上，雷契尔到目前为止还不曾缺过财富，只差一个身分地位相当、可以为他传宗接代的妻子。

贝琳浑身一僵，怒视着他，「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她。」

他指了一下菲亚，而菲亚差点被他果决的回答给吓昏过去。

「不！贝琳，我不嫁他，我不要做他的妻子，你救救我──」

她冲向贝琳，彷佛她是唯一可救她脱离苦海的浮木似的紧抓着不放。

雷契尔并没有阻止她，毕竟，此时鹰王号已航行在海中，任他们插翅也难飞了。

就让他们两人再叙叙亲情吧！等到了「雅各城」，他就会隔离他们。

「他救不了你的。」

雷契尔不耐烦地看着眼前这位只会哭闹喊叫的「妻子」，为什么她就没有她堂哥一半的冷静呢？

「什么？」菲亚看着同样被挟持住的贝琳，抽噎得更严重了。

看来她要逃离这儿当真是无望了，怎么办？她可不要嫁给一个恶名传千里的海盗啊！

尤其是他那双魔性的蓝眼、冷如寒冰的脸部线条，和那张过份俊挺的脸庞，令她看了就觉得胆寒。这样的男人

根本不属于她的世界，她喜欢的是像安东尼侯爵那样温文儒雅的男人，而眼前的海盗看起来根本就像撒旦！

上帝！她怎能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别紧张，菲亚，有我在，他不敢对你怎么样。」

贝琳自己也没有把握能救她，但眼前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先稳定她的情绪，她愈乱就愈没希望逃走。

雷契尔扬高唇角，如鹰般的视线一直盯住贝琳纤细的身影，「你看起来很瘦弱，却有不错的功夫与坚强的意志

力，我佩服你。」

「如果你真佩服我，就该让菲亚安全回家。」她目光如炬地看着他。

事实上，贝琳的外貌可一点也不比菲亚差。菲亚长着一张娃娃脸，虽然漂亮，却像个美丽的搪瓷娃娃，适合让

人捧在手心里呵护；但贝琳的美，却是成熟与感性的，她的皮肤虽不及菲亚的白，但那浅麦色的肌肤搭配上那双灵

活有神的大眼，将她的美衬托得更加自然，若她那头褐发能留长的话，必定也是个美人胚子。

「哼！办不到，除非……」他邪佞地撇撇嘴。

「什么？」

「除非你是个女人。」雷契尔哈哈大笑。

菲亚震惊地想开口说话，却被贝琳暗示性地握紧了手腕，要她别穿帮。

她不是自私地不肯吐露自己是女人的身分，而是怕她一旦说漏嘴，恐怕两人都脱离不了魔掌，到时候想逃就比

登天还难了！

但她们两人之间的这个小动作并没逃过雷契尔锐利的眼睛，而他仅是略勾唇角，对着韦恩说：「将他们两人押

进船舱，分别看守。」

「是。」

于是，贝琳与菲并使在那些粗鲁水手的蛮力下被强押离开。

「公爵，你刚刚那番话真是让我吓了一大跳。」

待甲板上只剩下雷契尔与韦恩两人时，韦恩开口道。

「哦？我说了什么话了？」他笑着扬眉，注视着「莫尔堡」的方向，想必他们现在已是鸡飞狗跳。

「你说如果那个男人是女的，你就放了伯爵小姐，这是玩笑话吧？」他压根不相信公爵大人会看上那个男人。

他承认那个叫贝琳的男人的确长得很美，甚至连皮肤都细致得看不出一点胡碴，但雷契尔也不可能因此就看上

「他」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不是笑话。」雷契尔转过脸，看见韦恩那张迷惑的脸，他不禁笑了，「别想太多，

我想不用多久的时间就会真相大白了。」

「什么真相？」韦恩更是一头雾水了。

「下去船舱喝酒吧！」

雷契尔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拉着他往底下的船舱而去。

☆☆☆

贝琳被关在舱房内，海水不停地拍打着船身，扰乱了她的心绪。而隔壁舱房内，又不时传来菲亚哭泣的声音，

使她的心情更是起伏不定，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

随着船身的摇晃，她向来平静无波的心也跟着摇摆不定了。

该死！现在费斯伯爵一定急坏了。菲亚小姐不仅是他的心肝宝贝，还是他唯一的掌上明珠；好好的一场生日舞

会竟变成这种状况，上了年纪的他能受得了这种打击吗？

希望妈能多安慰他，也希望自己能将菲亚安全地救出去。

贝琳转向这房里唯一的一张镜子前端详着自己，她有多久没好好照过镜子了？而如今，她竟闲得只能照镜子打

发时间。

她看着镜中反映出的自己，不禁感到迷惑，为什么刚才那个海盗要以那种奇怪的眼光看她，又为何要对她说那

种话？难道她不小心露出了马脚？

「我该怎么办？」

菲亚的哭叫声已弄乱了她整个脑子，一时间她竟达一个办法都想不出来。

不知菲亚现在怎么样了？她若再这么哭下去，会把身体哭壤的。

「快让我出去！我要看看菲亚小姐。」她冲到门边，拚命地敲打着舱门。

但舱门被上了锁，怎么也推不开，外头也没人理会她。完了，再这么下去，到了那海盗的地盘，她们就真的插

翅难飞了。

贝琳泄气地坐回床上，就在她打算暂时放弃动脑，决定先好好睡一觉的同时，舱门突然被推开。

她惊觉地翻起身，就见一位水手走进房里，以公办公事的口吻说道：「公爵命我带你出去。」

「去哪儿？」贝琳戒备地问。

「去了就知道。」贝琳不过是个阶下囚，他一点儿也不想给她好脸色。

「如果我不去呢？」她仍提高警觉地道。

「哼！那么隔壁的伯爵小姐可就──」

「别说了，我去就是了。」贝琳咬了咬下唇，谁教菲亚在他们的手上，她如今已是骑虎难下了。

随着那位水手的带领，她走过甲板，转往二楼船舱，在一间较华丽的舱房前停了下来。

水手敲了敲门，径自把门推开，将她推了进去。

贝琳转身转动门把，才发现门又被锁上了。奇怪，这里是哪儿？为何要把她带来这儿？难道……

他们是想将她与菲亚隔离，好对菲亚……

不！不行──

那个海盗到底在哪里？把她带来这儿，却又不见踪影，他是故意要折磨她吗？正当她气愤难当的时候，突然看

见这房里还有一扇门，于是她试着等那扇门打开──

「啊！」

她低呼了一声，赶紧退出门外，心头却因刚刚瞥见的那一幕而颤动不已。

那个男人居然全身脱得精光窝在澡盆里洗澡！早知道她就带把刀来，乘这机会一刀宰了他。

「进来。」突然，里头传来了他的声音。

「你洗你的澡，我进去干嘛？」她冷着声说道。

「现在你是我的阶下囚，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他恣意的嗓音又缓缓地从门缝里飘出。

她怎么能进去？那个男人太霸道无理了。

「你到底想做什么？」她仍是不肯屈服。

「同样是男人，我不过是想请你帮我刷刷背罢了。」他騺冷地说，声音里已隐含着不悦，「如果你不要就算了，

就让我那可爱的小妻子代劳吧！」

「不……」

贝琳虚弱地出声，脸色已开始变得惨白。这个臭男人拿菲亚来要胁她，她根本无法拒绝！

算了，她的贞节不算什么，要能保住菲亚的贞操才是最重要的。

她挫败地叹口气，泄气地转过身，但是扶着门把的手却怎么也使不出力将门推开──

「要进来就快一点，别再磨蹭了！」

雷契尔不耐烦的声音又再度传来，贝琳只能无助她垮下肩膀；但不一会儿，她又振作地深吸了一口气，将门推

开。

「把门关上，过来！」他扬起唇角，笑看她那一脸紧张不安的模样，「干嘛像个女人一样扭扭捏捏的！」

贝琳冷冷地看着他。如果可以的话，她真想一脚踹死他，无奈她还得顾虑到菲亚的安危啊！

她无奈地靠近他，看着他毫无遮掩的上半身，又望着他的嘴角古怪地扬起，似乎隐含了一抹淡淡的嘲弄，彷若

在讽刺她一般。

贝琳气得转开脸，「请你转过身，我好帮你刷背。」

「何必那么麻烦？我有的你应该都有，堂堂一个男子汉，害什么羞？」

他佣懒地眯起眼，幽魅的眼直勾勾地盯着她。

贝琳想忽视他的狂妄，但周遭所弥漫的肥皂味柏他淡淡的男人气息，混合出一种令她迷惑的诡异氛围……

她紧张地后退一步，赶紧背转过身。

雷契尔却乘机站起，将湿漉漉的手搭上她的双肩，对着她的背影说道：「别想逃，转过来看着我。」

贝琳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她的身子频频颤抖，不住的闪避着，想躲开那陌生却又慑人的男性味道。

「真奇怪，你明明是个男人，怎么身子闻起来却有股特殊的香味？」

他扣住她的身子，双手从她的肩膀抚至她的双臂，感觉到她的骨架非常细致，根本不带一丝阳刚气息。

其实，从他遇见她至今，她浑身上下唯一让他感觉像男人的地方，只有那不凡的毅力和不错的身手，至于其它

……明眼人一看就如她是女孩子。

只是，不知其它人是不是都瞎了眼，包括他的好友韦恩，竟没人发现这个明显的事实。

所以，他才会把她叫来这儿，目的就是想揭穿她的真实身分，证实他的猜测无误。

「放开我──」贝琳是可以甩开他，但他现在可是赤身露体，就怕两人在缠斗中，她会不小心看见他赤裸的身

躯。

「我不但不放，还要你陪我一起共浴。」

冷不防地，他突然将贝琳往后一拉，两人同时跌进了澡盆里，溅了一身湿。

「你到底想做什么？」贝琳因受不了而开始反击，但雷契尔凭着一股男人的蛮力，轻轻松松就将她制服了。

「我刚刚说过了，我只是想和你共浴。」他邪笑地逼近她，将她牢牢地圈在怀里，笑得狂放邪魅。

「我不习惯和别人一起共浴！」她冷着声说着，心口却狂跳个不停。

「有过一次经验，就会习惯了。」他的眼神看似无害，实则充满锐利的光芒。

在他深沉的目光凝视下，贝琳心虚地想转开眼光，但他的目光却紧随着她不放。

「好，如果你真要我陪你共浴，那先放开我，我好脱衣服。」她拚命想找机会脱身。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我看还是我自己来会快一些。」

当他的手触及她的颈子，准备解开她衬衫的第一颗钮扣时，她浑身窜过一道陌生的战栗，让她心悸不已。

「不要──」她的双手部被他箝制住，下半身也被他所压覆，完全无法动弹。

「你是男人吗？」

「当然是。」她还想撑到最后。

「既然是如此，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邪邪一笑，状似漫不经心，但语气却坚决地不容转圜，「今天我非脱

掉你的衣服不可。」

突然，他用力扯开她的衬衫，贝琳不由得轻喘出声，全身的力气彷若被抽干了似的。

「两个男人在一起洗澡简直是变态！」她疯狂地对他叫骂。

那尖壤的声音划破沉寂的空气，也让雷契尔的脸色为之一变，然后，他的动作更狂炽，强势地吻住她的颈子。

「禽兽！」贝琳怒视他。

「禽兽？！哈……你这个形容词还真恰当，若真是禽兽，那我就可以不必顾虑你的想法，也就可以更肆无忌惮

了。」

雷契尔忽然大笑，一手抓住她的双腕，一手懒懒地爬过浓密的黑发，这个无心的动作，让他看起来更拥有一种

邪魅逼人的味道。

他灼热的气息直喷拂在她的颈后，然后，他一寸寸的褪下她白色的丝麻衫，并伸长舌尖，沿着她的颈子慢慢往

下滑，当丝衫完全褪至腰际时，他霍然发现她的胸部竟被一层束带给紧紧的缠缚住。

「你……你早就知道我不是男人了？」贝琳觉得非常屈辱，这是她头一次被男人惹得鼻根发酸。

「我雷契尔阅人无数，尤其是女人，你这点小小的把戏，怎么瞒得过我的眼睛？」

他使劲拉过她，用力抽掉她绑在胸前的束带。

贝琳赶紧将双手环抱在胸前，不让他的眼神侵犯自己。

「把手拿开。」他阴沉而诡异地笑了。

「你可以杀了我，就是别想碰我｜」贝琳坚决地道。

「你还真倔啊！不过我喜欢。」雷契尔的脸上仍带着邪笑，然后，突然粗暴地抓开她的双手。

贝琳眼底重新燃起悲愤，她企图挣扎，但是，在这小小的澡盆里，她根本施展不出力气，可他又不肯松手，于

是，两人就这么对峙了好一会儿。

终究，她还是敌不过他的蛮力，双手被他扣在身后，袒露出她那丰胴白嫩的乳房──

他捏紧她的双腕，抬一口同她的脸，故意弄痛她。「别挣扎，你愈是挣扎，我愈是想得到你。」

他残酷的说着，表情已不复刚才的温柔。

面对他如此近距离的无情面孔，又听闻他这般残忍霸道的话语，贝琳的脸色倏地刷白；但她没说话，仅以一双

冷冽无比的眼瞪着他。

雷契尔扬高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你明明长得不难看，女人该有的你全都有了，干嘛打扮成男人的模样？告

诉你，你怎么看都不像男人。」

「你无耻！我劝你赶紧放了我们，菲亚小姐的年纪还小，而且她还很单纯、天真，她不适合你。」她终于忍不

住地开口。

这时候，雷契尔竟猝不及防的低下头亲吻她的胸部，顺着她圆润的曲线吮咬着乳房四周。

贝琳倒抽了一口气，原本泛白的小脸开始逐渐转红，就连呼吸也变得急促……

「现在我更加证实了你拥有女人该有的热情，当男人太可惜了。」他的俊脸出现一丝讪笑，「你该承认自己是

个女人了吧？你拥有能让男人欲火偾张的本钱。」

贝琳倏然睁大眼，被他话中的淫亵意味所震慑，她不自在地扭动身躯，却反而让自己的凝脂玉乳荡漾在他面前

……

「你听见了没？你比任何女人还女人。」

他邪肆的眼对住她的，并讥诮地挑挑眉，手指更加轻浮地滑下她的肚脐、小腹，一直到她私密的毛发。

「呃──」

她心一惊，但被他箍紧的双手怎么也挣不开来。

「你真的好敏感。」他撇嘴低笑，俯身含住她的乳头，舌尖极其挑逗地折磨着她那瑰丽的乳蕾。

「不要……」贝琳纯净的身子从没被男人这么糟蹋，终于，她眼中忍不住开始泛起了泪雾。

这是她自有记忆开始，头一次在别人面前哭泣。如果她没遇上这个狂妄自大的海盗，那该有多好！

如今，她不但救不出菲亚，连自己的清白也将毁于一旦，她到底该怎么办呢？

雷契尔细细囓咬着她粉嫩的乳晕，那感觉彷若入口即化般美好；而他的手指也渐渐滑入她湿润、羞怯的处女地，

邪气地拨弄着她紧绷的下体。

贝琳紧咬着下唇，明白他是故意以这种残忍的方式来羞辱她，她绝不能屈服，也不要被他所掌控。

见她毫无反应地绷住身子，雷契尔突地邪笑出声，双眼闪过兽性的光芒。他猛燃膝盖顶开她的双腿，分别架于

澡盆的边缘，让她的羞花毫无遮蔽地袒露在他狂肆的眼底。

「放开我……」

贝琳挣扎着想抽身，可是个的力气却远胜于她。

天！他怎能这样羞辱她的尊严、轻薄她的身子？！这样的姿势，让对男女之事还很青涩的她简直无法承受。

「我想好好地看你。」

说完，他伸手扯掉漏水口的塞子，只见水渐渐从盆底流失，使她的狼狈更是一览无遗。

「你不是人──」她羞愧地辱骂着。

「哈！你刚刚已经骂我是禽兽了，我不也承认吗？」

雷契尔讥讽地冷笑，此时浴盆内的水经已流尽，贝琳下体的幽秘已完全呈现在他眼中。

贝琳别过脸，眼在流泪、心在滴血。

「原来处女这地方是这么小啊？」他从不玩处女，免得惹上麻烦，但今天他似乎要被成了。

她浑身颤抖，脸上刻意装成无动于衷，但愿她的冷漠能让他觉得无趣，进而放过她。

见她僵硬的表情，雷契尔非常清楚她在动什么脑筋，但他没有点破，决定以行动来证实她的天真。

他微勾起唇角，低头灼视着她两腿间敞开的人红花苞，是这般妖艳、绝美，那中央的小口频频抽动着，彷佛在

等着他青睐。

真是诱人哪！

「瞧，你都湿成这样了。」雷契尔嗤笑一声，手指轻沾了一下她不停颤动的穴口，每一次紧缩都泌出不少香甜

的花汁。

「不要──」

贝琳再也受不了了，她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战栗了起来。

「以一个处女来说，你够热的了。」

「啊──别……」她浑身一窒。

他的手指居然往她的粉穴用力一戳，羞辱似的搔弄着。

「呜……」她呜咽出声。天！他在做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玩弄她？又为何自己会因他的玩弄而感到一种陌生

的兴奋？

雷契尔发觉她的穴径不断吸附着他的手指，于是他更放肆地搅弄她柔嫩又湿润肿胀的下体。

「啊──」贝琳忍不住呻吟着。

雷契尔尽情地挑逗她的下腹，看着她在他随意的调情下就销魂至此，不禁得意地道：「我要让你知道身为女人

的快乐，不再强迫自己当男人。」

雷契尔的手指肆无忌惮地掏弄着她，要她在他的手下颤抖、呻吟，展露出女人的天性。

贝琳直摇头，无法再承受他以这样残酷的手段对付她。

然而，她无瑕的身子又如何抵抗得了这位调情高手的逗弄？她才一排拒，他的指尖便抽插得更深，大拇指也在

她的阴核上细细揉捏……

「不……」

她双手攀住他的肩，已火热难耐地翘起臀。

「忍不住了？好，那我就让你释放。」

雷契尔目露邪光，知道她就快达到高潮，于是他加快手指的律动，疯狂地掠夺她的纯真。

终于，在贝琳一声忘情的嘶喊声中，他停下了动作。

「现在我要你──」

就在此时，外头传来水手的敲门声，「公爵，不好了，那位伯爵小姐上吊自杀了──」

雷契尔与贝琳同时震住，他立即响应，「她是死是活？」

「她还活着，船医正在为她急救。」

「好，我这就过去。」

雷契尔快速地穿上衣物，没多看贝琳一眼便步出船舱。

贝琳一时愣住了！菲亚自尽了……不！菲亚，你真傻，你不能死啊！

在忧急中，她好不容易寻回了思考的能力，但她的衣服湿了，又不能这样走出舱房，可是菲亚她──

蓦地，雷契尔刚才那张漠然的面孔昼过她的脑海……

他着急菲亚的安危，而把她丢在这儿，这代表什么？她仅是他的猎物吗？

她闭上眼痛心于这样的感受，突然，她眼角瞥见挂在墙上的睡袍，她再也管不了许多，赶紧穿上它，偷偷走出

舱房。

第三章

菲亚经过急救后，意识已逐渐清醒，口中喃喃念着，「贝琳救我……爸救我……我不嫁海盗，贝琳……」

「我在这儿，菲亚乖，贝琳在这儿。」

贝琳在逃出雷契尔的房间后便直接来这里，她坚持要留下来陪菲亚，但她的衣服已被撕裂，只能穿着这件不合

身的睡袍，希望别引来菲亚的注意才好。

「贝琳──」

菲亚霍然睁开眼，当她见到贝琳时，终于放下一颗心，但她又看了看四周，随即想起自己的处境，又忍不住嚎

啕大哭。

「别哭了，你真傻，为什么这么想不开？」贝琳将她搂在怀里，轻拍她的背部，「别怕，没事了。以后不要再

做这种傻事了，懂吗？」

还好菲亚没事，否则她只能以死来向费斯伯爵谢罪了。

也幸好她还活着，否则她昨日的牺牲，就一点也不值得了。

「我一直叫，你都不来，我好怕──」菲亚靠在她的怀里抽噎着。

她从没这么害怕过，自出生后便在众人关爱下长大的她，总是被人无微不至地呵护、照顾着，这种折磨她怎么

承受得了？

「我现在在这里陪着你，不会再离开了，你放心吧！」贝琳在她耳畔轻哄，安抚着她的情绪。

既然雷契尔已经知道她的身分，她也毋需再隐瞒，应该可以要求他让她留在这儿照顾菲亚。

「真的？」她那如搪瓷娃娃般细致的面容满是信任地看着她。

「我向你保证。」贝琳对她扯出一抹笑。

「嗯！」菲亚露出来到这儿之后的第一个笑容。

「想吃些什么？我去拿。」

「不，你不要离开我，求求你……」一听到她要离开，菲亚便激动地抓住她的双臂。

「我不是要走，只是──」

「不要、不要！我说不准你走就不准！」她就是不要贝琳离开她半步。

「好好，别激动，我不走就是了。」贝琳点头道。

这时，舱门突然被打开，首先进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手里端着餐盘，紧跟在她身后的居然是雷契尔。

他如战神般站在床边，眼神锐利地看着贝琳。

「她醒了？」好半晌，他才出声。

菲亚不安地抓紧了贝琳的手臂，口里喃喃念着，「海盗……海盗来了……」

「别怕，有我在，他不敢对你怎么样。」贝琳瞪着雷契尔。

他闻言轻哼了一声，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有你在，我不敢对她怎么样？这是什么话？还是我听错了？」

雷契尔逼近她们一步，吓得菲亚直打颤；而贝琳却只能强自压抑下内心的恐惧，勇敢地以眼坤与他对抗。

「贝琳，怎么办？他……他好凶。」菲亚被他那抹可怕的冷笑吓得直发抖。

「凶？」雷契尔眼底闪过一抹嘲讽，就菲亚说道：「你都快成为我的新良了，还怕我伯成这漾，不行哟！」

「新娘？不──贝琳，我不做他的新娘！」

菲亚才刚平复的情绪又被他恰挑起，她开怡歇斯底里的乱叫，「我要爸爸！我要回家！贝琳，带我回家……」

「你给我闭嘴！」

他那双如利剑般冷肃的眸子狠狠地瞪着菲亚，让她的小脸一下子刷白──

「你不能这么对她──」贝琳将菲亚护在身后。

雷契尔冷哼了一声，转头向舱房外咆哮，「韦恩，进来！」

不一会儿，韦恩便进入舱房，「公爵，什么事？」

「把菲亚带出去。」他冷着声道。

「是。」

当韦恩抓住菲亚时，她对着他又打又咬，厉声叫道：「别抓我！滚开……你要带我去哪儿？贝琳救我──」

贝琳想上前保护她，却被雷契尔给泄住胳臂，「别多事！」

「你……你要对她做什么？」贝琳急得流出眼泪。「她是个女孩子，从没受过苦，请你放过她吧！」

「想不到你还真忠心啊！难道你就不是女孩子？」

他对她邪肆的一笑，讥讽地挑高两眉，「要不是刚刚那丫头寻死寻活的，说不定你早在我身下淫叫得不成人形

了。」

「够了！」她难以忍受他的狎秽之语，于是出声制止他。

「要我不说也行，除非你代替她让我快活。」

雷契尔找了一张椅子坐下，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贝琳，「你意下如何呢？如果你答应，我可以考虑放了那个爱

哭鬼。」

「菲亚小姐不是爱哭鬼──」

她气得满脸通红，却又拿他没办法。

「是啊！她是个伯爵千金，打从出娘胎开始，就被人宠上天，有谁敢惹她哭呢？」他邪恶地撇撇嘴，「偏偏我

就有办法让她哭得死去活来。」

「你！」

「你仔像不相信是吗？如果我毁了她的贞节，你说……她会不会在我面前哭得死去活来？」

雷契尔勾起一抹冷笑，眼底闪着蛮横的冷酷，他吐出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像刀刃般凌迟着贝琳的心。

她浑身紧绷，盈满雾气的水眸凝视着他霸气的眼，「你果真是个海盗，只为一己的利益，不惜伤害一位清纯少

女，这算什么；」

贝琳连想都不敢想，如果菲亚遭他轻薄了身子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大哭大叫？还是又一次的寻死？

「我向来是自私的，这对我而言不算什么。」他状似慵懒地一笑，那表情就好象在告诉她，他是不会在乎别人

的死活的。

「好，那你说，究竟要我怎么做，你才肯放过菲亚小姐？」贝琳转身看他，努力地在他面前表现坚强。

「很简单，只要在这段海上旅途中，你好好地伺候我，我就会放过她。」他的眸光倏然转亮，嗓音夹杂着无情

的冷峭。

贝琳的双手忽而捏紧、忽而放松，最后还是认输了。

「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立刻把船开回去，安全地将菲亚小姐送回家。」她提出了她的要求。

「哈！你以为我这么笨吗？如果我现在把她送回去，而你反悔了呢？还有，费斯伯爵现在肯定是在四处寻找你

们两个，我哪会傻得去自投罗网？」他忽然狂笑，一抹趣味在他眼底一闪而逝。

「那你的意思是──」

「你们乖乖地陪我回雅各城堡，到了那里，我自然会放了她。」

「你不相信我？为什么？」她深吸了一口气，「难道我就不能代替她？我可以向你保证绝不反悔。」

「你想代替她？」他冷嗤一声，眸光倏地转黯，「你也不看看自己够不够资格，我要娶的可是贵族千金，而不

是你这种伴护啊！」

雷契尔的讥笑深深地刺伤了贝琳的心。

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均不能和菲亚小姐相比，但是他也不用以这样的话来提醒她，她只是个下人！

自有记忆以来，她几乎部是为了别人而活，渐渐地也养成她冷静、没有自我欲望的个性，而今，她是不是又得

再次出卖自己的自尊，就连身子也得交给这个海盗？

「怎么了？这么说你，你不高兴了？」他懒懒地问，幽魅的眼闪过一丝淡淡笑意。

她终于忍不住滴下泪来，脸色也变得更加苍白。

「何必表现得那么委屈？我记得女扮男装的你，并不像现在这么爱哭。」

他走近她，轻率地捏住她纤小的下巴，抬起她饱含痛苦的小脸。

「我是爱哭，你知不知道我多么想象菲亚一样，能自由地藉眼泪来宣泄一切委屈？！」

她抬头一瞬也不瞬地看着他。

他锋利的晖光轻闪了一下，俊逸的五官露出阴騺的笑，「别和她相提并论，你和她不同。」

贝琳闭上眼，僵硬地倒吸一口气，非常清楚他口中的「不同」是什么意思──

那是属于天和地、云和泥的不同……

「怎么样？你考虑好了吗？」他又邪魅地间，不耐烦地撇了撇唇。

「好……我答应你。」她用力擦掉脸颊上的泪，「希望你能遵守承诺，到时候真能将菲亚小姐送回家，不要让

我恨你。」

雷契尔忽然狂笑了起来，「你错了，我向来只会让女人爱慕不已，可从没让女人恨过我啊！」

他沉敛的眸子掠过一抹邪肆的笑意，长指开始不规矩地抚探她的嫣唇。

贝琳惊退一步，闪避他不轨的触碰，呼吸急促地瞪着他，「我想知道，回到雅各城堡还需要多少时间？」

「约莫十天吧！」他盘算了一下，悠哉地说。

「这么说，只要再过十天，你就不会……不会再侵犯我了？」她不安地顿了顿，最后还是强迫自己说了出来。

因为他刚刚指的是在海上航行的时间，一到雅各城堡，自有许多美女等着服侍他，她也可以随着菲亚小姐回去

了。

雷契尔长臂一伸，将她搂入怀中，灼热的唇紧贴着她的耳畔轻语，「别异想天开，凡是我看上眼的东西，就是

属于我的，虽然一上岸，你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但还是我的奴隶。」

奴隶？！贝琳震惊地呆在原地，此刻，她才明白自己的价值充其量不过是他的奴隶、玩物罢了。

他邪邪一笑，猛地放开了她，闲散地说：「我已被菲亚那丫头搞得一身疲累，今天就暂时饶了你，但是别得意

的太早，很快你就会真正成为我的人。」

说完，他在她唇上印下了一吻，然后才步出了她的视线。

贝琳仍怔忡着，往由那蓄积在眼中的泪水浮出眼眶，滑落双颊。

☆☆☆

在闹了一整天之后，菲亚的体力逐渐耗弱，累瘫的她此刻已然沉沉入睡；可贝琳却怎么也睡不着，前途茫茫的

感觉令她心生恐惧。

夜深了，她站在小小的窗口前，看着外头漆黑一片的夜景，希望自己的心情也能随着那片黑暗慢慢地沉淀下来。

叹了一口气，她走回床边，看着菲亚那张如天使般的睡颜，她不禁安慰自己，为菲亚牺牲是值得的，毕竟她俩

情同姊妹，菲亚又是费斯伯爵唯一的掌上明珠，这正是她报恩的最好机会。

可是，挪个大海盗为何会挑上她？又是否真能实现他的诺言，一到雅各城堡后，便将菲亚送回莫尔堡？种种恼

人的问题在她的脑海里纠结着……

突然，船身剧烈的一震，搁在桌上的许多东西即掉落在地上，把誊小的菲亚给吓醒了。

「怎么了？」她从床上弹起，一看见贝琳，便紧紧地拉住她。

「我也不──」她还来不及回答，船身又是一阵摇晃，甚至比刚才还厉害。

「哇──」菲亚放声大哭，全身不停地颤抖，「我要回家……我不要待在船上……」

这时，舱门突然传来急切的敲门声。

「我们遇上了暴风雨，现在情况非常危险，公爵要我来告诉你们提高警觉。」

门外的水手急促地说完后，又快速的离开了

「看样子似乎有麻烦了，菲亚，你能不能一个人留在这儿，我去外面看看？」

贝琳不明白自己此刻的心情，她不担忧自己，却反而担忧现在正在处理紧急状况的雷契尔？

「不要……我不要你离开我，好可怕！」菲亚哭得更凶了。

「菲亚听话，我不会离开太久。」贝琳轻拍她的背脊，「我们现在被困在海盗船上，凡事都必须冷静，你懂我

的意思吗？」

菲亚仍在她怀里哭个不停，没有回答。

「还记得你从以前就像个小公主，哭丑了就不像公主了屋！」贝琳为她拭去泪，「勇敢一点，好不好？」

半晌，菲亚才抬起头看着贝琳，「对不起，我被抓来这里后，整个人都乱了！我好怕……好怕那个海盗，更怕

自己再也回不了家。」

「不会的，我们一定能回莫尔堡。」贝琳对她笑了笑，「我离开一下，去看看现在的情况如何了。」

菲亚深吸了一口气，「好，那你要快去快回哟！」

「嗯！」

得到菲亚的首肯后，贝琳终于松了一口气，在对她再三保证后才走出舱房，直往甲板上走去。

这时候，暴风愈来愈狂妄，吹得整个甲板发出嘎嘎的声响。

贝琳紧攀着墙慢慢向前走，不久，她看见前方有不少人正在困难地收着大帆，雷契尔则置身在暴风雨里指挥若

定。

突然，船桅被风给台断了，几个水手拉不住四处招扬的大帆，被抛跌在甲板上。

雷契尔见状，立即跃至断落的船桅上重新拉起帆，困难地与狂风抗争。好几次，他都差点被风给吹离船身，只

剩下手还抓着绳索在风中飘荡，惊验万分！

但幸好他的身手不凡，顺着绳索往上爬，然后抓住船桅，凭着一个人的力量将帆拉起……

顿时，船身如受了魔法般，瞬间减缓了摇晃的程度。

这时，雷契尔才跳下甲板，命水手将船帆扎，而贝琳眼尖地看到他手臂上有一道长长的血痕。

她立即冲向他，紧张地说道：「你……你受伤了？」

她仔细一瞧，又发现他不仅是手臂上有伤，就连大腿也有鲜血流出。

韦恩这才注意到那几道不浅的伤口，「公爵，我去把船医请来。」说着，他就快步离去。

雷契尔一副不在乎的模样，恣意地对她笑道：「你好象很关心我？风雨那么大，你不躲在房里，跑出来就是为

了看我？」

「你都伤成这样了，还说大话？」

贝琳见他手臂与大腿处不断涧出鲜红的血液，心口蓦然发疼。

「这种小伤不算什么，喝口烈酒就能止疼了。」他不管腿上乃流着血，快步走向自己的舱房，从酒柜中翻出一

瓶酒。

跟在他身后的贝琳看见这一幕，立即奔上前夺下他手中的酒住地上一掷。「你受了伤还喝酒，不要命？」

贝琳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何会这么担心他的伤势，但她就是不能坐视不管，看着他以喝酒来麻痹知觉。

「你！」他掐住她的脖子，发狠地说：「你以为你是谁？不过是个奴隶而已，居然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贝琳的脸孔蓦然转白，目瞪口呆地瞪着他。她是为他着想，怎么他的反应却好象她犯了什么罪不可赦的大错似

的？

他的身体紧紧地抵着她，深蓝的眩人目光邪魅地看着她，让她的心不禁愈跳愈快。

刚好在此时，韦恩带来船医，雷契尔也顺势放开她，坐在一旁的椅上接受船医的包扎，可他那深邃如清潭般的

视线，却一瞬也不瞬地直勾视着她。

「公爵，你的伤好象是被断裂的船桅划伤的，伤口很深，可得休息个十天、半个月才成。」船医审视着他的伤

口，边包扎边说着。

「十天半个月？」雷契尔叫嚣道：「你的意思是，要我躺在这该死的床上十来天不能走动？」

「最好如此。」

船医是位六十来岁的老先生，从雷契尔的父亲开始便跟船至今，可说是鹰王号上唯一不把雷契尔的怒焰看在眼

底的人。

「妈的！十来天后不就到岸了？」

他啐了一声，眼神尖锐地瞟向贝琳，但话却是对着船医说的。「这么说，这十来天，我也不能找女人做爱了？」

贝琳的一颗心猛地狂跳，立即心虚地别开眼。

船医却开怀大笑：「你这孩子怎么和你父亲一个样，都是那么风流浪荡？」他收起医药袋，又道：「没错，你

如果想早一点自由行动，这种事还是节制点的好。」

雷契尔恨得咬牙，「该死！」

船医摇头道：「公爵，你休息一下，我回去了，有事尽管叫我。」

雷契尔点点头，嘱咐韦恩送船医回医舱。不一会儿，房里只剩下他和贝琳两个人了。

贝琳望见他眼中邪魅的笑意，顿觉尴尬异常，于是支吾地说：「菲亚还在等我，等该回去了。」

「等等，我现在是个病人，你当真忍心撇下我离开？」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狩猎者专有的诡异笑容。

「你有许多手下可以照顾，不缺我一个。」她深吸了一口气，故作镇定地说。

「偏偏我就喜欢你的服侍。」雷契尔撇嘴轻笑。突然，他眼睛一黯，冷着声说道：「我不是送了你衣服？怎么

又穿这套男装？」

他记得他已将它撕得破烂，不到这女人的针线活还不赖，居然能将这件破衣给补得一如当初。

只是她违逆他的意思，就该受罚！

「那不是我的衣服，我不穿。」她拧着眉道。

「你的个性还真倔！」他冷嗤，唇角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笑痕，「那些衣服全是新的，是专为抢来的新娘所做

的。」

听着，贝琳竟悲中从来，美丽的眼底有丝难掩的忧郁，「菲亚不会是你的新娘，我们都不会穿你的衣服。」

「你这个女人──」

雷契尔忿忿然地翻起身，却扯痛了大腿的伤口，使他眉头一皱！

「你怎么了？」她紧张地来到他身边问道。

可在一瞬间，他紧蹙的值突然一松，换上一丝谑笑，当贝琳察觉时，他已将她拉上床，圈锁在他的臂弯中。

「你！」她瞠大眼。

「我怎么了？如果我不这么做，你会上当吗？」

「你无耻！」她欲挣脱出他的怀抱。

「好，那我就无耻个够！」

雷契尔眸光一闪，瞬间含住她娇嫩的唇，邪恶地吸吮着她口中的香甜滋味。

「嗯──」

贝琳挣脱不了，情急之下，她往他受伤的手臂捏了一下。他低吼了一声终于放开她。

「你不要命了？」

她立即跳离床铺，胆怯地看着他一脸怒容，「你……你受伤了，该早一点休息，我……我也该回去了。」

丢下这句话，她便头也不回地奔出他的舱房。

雷契尔抚着下巴，好笑地看着她逃离的纤影，发现这个老爱女扮男装的女人，已勾起他莫大的兴趣了。

第四章

「贝琳，你看我这件新衣裳漂亮吗？」

非亚穿着女仆送来的新衣，开心地来到贝琳的房里展示给她看。几天下来，非亚的情绪已明显地蹲变了，她不

再又哭又闹的，也渐渐习惯了船上的生活。

「这是谁拿给你穿的？」贝琳在心底大喊不妙！

雷契尔曾说过，他为他的新娘准备了不少新衣，如今，菲亚穿上这些新衣服，不就表示承认自己是他的新娘了

吗？

「有什么不对吗？」菲亚皱起小巧的鼻子。

「当然不对，你快把衣服换下！」

「我不要，这件衣裳好漂亮，比我以前那些衣宴要好看多了！你看，它有好多优雅的蕾丝与大皱褶，还有最流

行的领口，这是都是爸爸以往不准我穿的。」

菲亚就是不依，她在好久以前就很想拥有这样的衣服，如今好不容易得以一偿宿愿，她说什么也不肯脱掉。

「伯爵不让你穿，是因为这种衣服不适合你的年龄和身分，非亚小姐，你不能──」

「我不要听！」她捂住耳朵，「那个海盗不是也送你不少件漂亮的衣裳？你自己不穿就算了，为什么要强迫我

也不能穿？」

「菲亚小姐，他是要抢你回去当新娘，这些衣裳是他专为他的新娘订做」的，难道你真要嫁给他？」

贝琳开始跟她讲道理，希望能唤回她理性的一面。

「嫁给他？不、我不要嫁给一个海盗！」菲亚被他的话给吓退了一步，频频摇着头。

「不想嫁给他，就别穿他送的衣服──」

为何菲亚不明白她的牺牲呢？为了换回菲亚的自由，她可是赔上了自己的一辈子啊！

「可是……可是我好喜欢它。」

菲亚拉着裙摆，看了看自己这一身华服，怎么也舍不得脱下。

「菲亚小姐，听我的劝，好不好？」

「我不要！我就是不脱……」说着，菲亚像耍脾气似的冲出房间，独留下贝琳无助她愣在原地。

终于，她受不了地对着天花板尖嚷了一声，偏偏那米黄色的天花板上映出的居然是雷契尔那狂妄的脸！

走开、走开……别再缠着我……

这几天，她总是避不见他，无论他派人传过几次话，她也都当作没听见，就怕见了他之后，她的一颗心会失落

得更快──

此刻，屋外又传来了敲门声，「贝琳小姐，公爵请你去他房里。」

「我不去！」她着实慌了，他怎么又来了？

「可是公爵怎么也不肯吃饭，非得要见了你才肯用餐。」

屋外的那人又说了，而这话的确产生了效果。

「你说他……他什么都不吃？」她忽然站起，在门内紧张地问。

「是啊！公爵把所有的东西都打翻了。」

「这……」

「你还是去看看他吧？公爵受了伤，又不吃不喝，身体会吃不消的。」

听着门外传来的焦急声音，贝琳更是坐立难安了。

怎么办？她该去吗？

为何听说他不吃不喝，她心底会那么急切与担心？

「好，我去。」她深吸了一口气才说道。

于是，贝琳将门打开，随着那人而去。可到了雷契尔的舱房外，她竟然有些迟疑了，就在她想反悔时，舱门已

被打开，站在舱房里的韦恩对她笑了笑，「你终于肯来了，进来吧！」

她对他略微颔首，「我来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谓进。」韦恩走出舱房，让她进去，「公爵在里面等着你呢！」

贝琳叹了一口气，认命地进入房内，没想到才走进去，大门却马上被关上，而且还从外头上了锁。她吃惊地转

身紧握门把，拚命地想推开。

「别傻了，除非我下令，否则门是不会开的。」

雷契尔低沉的嗓音自她身后响起，只见他弯起冷魅的蓝眼，笑看她那副仓皇的模样。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已经来了，让他们把门打开。」贝琳面容苍白地要求道。

「你这女人就会开溜，我可是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他说得理所当然，却让她更加不知所措。

她无助她望了望四周，看见桌上那盘原封不动的饭菜。

「为什么不吃饭？」她瞪着他。

「被人耍了好几天，又闷又呕，怎么会有食欲？」雷契尔对她暧昧地一瞟，轻描淡写地挖苦着她上回的临阵脱

逃。

她胸口一窒，一时间竟发不出任何反驳的话。

「我派人去找了你几回，怎么都不肯来见我？」他话锋一转，嘴角那抹森魅的微笑让她又是一震。

「我有事。」

「在我的船上，你会有什么事？」他冷声嗤笑。

「我……菲亚还是闹个不停，我走不开身。」她随便找一个借口。

「她早就被我送的那些华服与首饰给收买了，最近她可是乖得很，你别想骗我！」雷契尔的双眸隐隐透着嘲讽。

「原来你这么做是有目的的？」她攒着眉问。

「这算什么目的？本来我抢她回来就是要做我的妻子，我拿几件新衣服送她，这并不为过吧？」他以轻松的语

调说道。

听了他的话，贝琳不禁气道：「你不要忘了当初答应我的事！」

他言下之意，好象已认定菲亚是个的妻子，不会放她回去了！

「我没忘记，倒是有个人忘了自己所说过的话。」雷契尔突然敛起笑容，冷冷地嗤哼。

「你是在指我？」

「难道不是？」

他冷騺地说：「当初我们约定，在船上的这段期间，你得形影不离的在身边服侍我。可是这几天，你却躲得远

远的，把我当猴子耍，那我又何必遵守我的诺言？」

「我……我……」她无言以对，眼底迅速闪过一抹受伤的黯然神色。

「无话可说了吧？你自己言而无信，又怎能要求我信守承诺？」雷契尔的眸光似箭般直射向她的心窝。

「那……那你是打算食言了……」贝琳怯怯地看着他那双邪魅的眼。

「那倒也未必，距离到岸还有一段时间，就看你这几天的表现吧！」

他看着一脸不安的她，随即又道：「看见你真好，我好象觉得饿了，请你把餐盘端过来好吗？」

贝琳无奈地端起餐盘，搁在他身旁的圆桌上，没想到才刚离手，她的腰竟被他给搂住。

「呵──你这是做什么？」她在他怀里挣扎。

「难道你不知道『伺候』这两个字的意思吗？」他撇唇轻笑，长指抚过她细致的双颊，低哑的嗓音含着不容错

辨的情欲。

「我怎么知道你到底值不值得我相信？」她再一次反诘，眸底满是不信任。

「别试图激怒我，虽然我受了伤，可也不会让你轻易逃开的。」雷契尔眯起眼，揽在她腰间的手蓦然加重力道。

贝琳瞪着他，白皙的容颜染上淡淡的红霞，向来的冷静自持，早在遇上他的那一刻便烟消云散了。

「我就喜欢你的倔脾气。」雷契尔的手收得更紧了，力道大得几乎要捏断她的腰肢。

「你放手，让我考虑一下。」她忍着腰间的疼痛，强迫自己直视他。

「你没有考虑的机会。」他带着几分笑谨，凝瞬着她愤怒的目光。

下一秒，他已动手拉扯她的上衣，「我警告过你不准再穿这身男装，你就是不听，今天我要彻底毁了它。」他

凑近她耳畔冷冷地说，温热的气息，轻轻吹拂着她敏感的耳垂。

「别碰我──」她啜泣了起来，在他身下不停地扭动。

「来，喝点酒，你就不会这么不自在了。」他从餐盘上拿起一杯开胃酒，轻触着她的唇角。

但贝琳只是摇着头，神色惶恐。

「喝！」他锐利的眼眸盯着她，声音饱含威胁。

可她彷若吃了秤铊铁了心，怎么也不肯启唇。

雷契尔狂肆地大笑，索性自己喝了那杯酒，然后低下头覆上她的唇。

「你──」

贝琳才说出一个字，雷契尔的舌立刻侵略性地探入她的唇齿间，将口中的酒液哺渡进她的小嘴内。

刹即间，一股香甜的酒味充斥着她的整个感官，她彷若坠入虚幻的世界，整个人恍惚而迷乱，并沉浸在他粗犷

的男性气息中。

「张开嘴。」他诱引她张嘴，又一次与她的唇舌缠绵，并勾勒、探索着她口中的甜蜜芬芳。

贝琳如同中了迷咒般，青涩地响应他。当两舌相触的一刹那，一股前所未有的酥麻感刺激着她的感官，体内似

乎燃起了重重火饿，几乎要吞噬她所有的理智。

她想退怯，但雷契尔的吻却愈加狂热。他不断地吸吮着她的唇舌，在她口中的每个角落攻城掠地，无声地要求

他要的降服。

「唔──」贝琳脑中警铃大作，本能地推拒着他。

但他的攻势却更为猛烈，温热的信饱尝她的甜美后，又一路沿着她的颈项、香肩往下滑动，大手更不规矩地解

着她胸前的钮扣。

「不要！」她急促地喘息着，紧抓住他意图不轨的大手。

雷契尔无意与她玩这种拔河的游戏，他猛然抓住她的衬衫用力一扯，霎时，她胸前一凉，高耸完美的酥胸完全

袒露在他眼前……

他两眼直盯着她那因微喘而上下起伏的丰乳，忍不住发出赞赏的叹息声。接着，他毫无预警地捧起她一边的丰

腴，热唇迅速占有它。

她的牙齿轻嚼她诱人的峰顶，湿濡的舌舔舐着那玫瑰色的蓓蕾，暧昧地逗引着她的反应。

贝琳难耐地呻吟，弓起娇躯不断地喘息，这种感觉是如此的罪恶又熟悉，让她想起那天在浴盆里的一幕……

更糟糕的是，她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比上一回还疯狂地渴望着他！

「不要，我……」她喘着气，极力抗拒着自己内心的渴望。

雷契尔撇撇嘴角，更加放肆地抚弄着她赤裸的乳房。他眯着眼，感受怀里白皙赤裸的诱人胴体，指尖邪恶地拉

扯着她软丘上粉嫩的花蕾。

「嗯……」下腹不断传来一波又一波的热潮燃烧、折磨着贝琳，虽然她拚命压抑自己，仍忍不住发出淫声浪喘，

脸上也早已羞赧地染上一片潮红。

看着她粉嫩的胸乳已微微泛着红晕，雷契尔笑着拉开她欲挡在胸前的小手，「这么曼美妙的身材，遮住了多可

惜！」

接着，他又低下身含住她绷紧的蓓蕾，狠狠地狂吮起来。看着她玫瑰色的乳尖因他的舔吮而更加的妖艳魅惑，

令他不禁为之疯狂。

「嗯……」她抓着他的肩低吟。

雷契尔灼热的唇瓣在她诱人的上半身徘徊，狂烈地烙下他火热的深吻；另一手则逐渐往下移，隔着她的裤子，

大胆地揉弄着她女性的幽穴。

「雷契尔……」她难耐地呼喊道。

「对！喊我的名字……我要你牢牢记住，是谁教会你尝欢的第一课。」他狎笑着褪下她那件碍眼的长裤。

「不……不要……」

贝琳拚命拉着它，却没注意到自己已退到床绿，一个不小心失去平衡，差点跌下床，幸好雷契尔眼明手快地勾

住她，反身将她压制在身下。

贝琳放声尖叫，不停地在他的身下扭动、踢打；雷契尔用一只手将她的手腕紧抓在头顶上，另一手硬是将她的

长裤褪除。

「你走开──」她被他强壮的身体压住，全身动弹不得。「除非我亲眼看见你放了菲亚，否则我不会依从你的。」

「是吗？那我就接受你的挑战。」他撇嘴冷嗤，「待会儿，我就会让你卸下防卫，信不信？」

「你威胁不了我的！」她内心惊颤，却仍不肯退缩。

「很好，那咱们就等着看结果吧！」

说完，雷契尔的大手更加邪肆地挤揉着她两团娇艳雪白的双乳，同时，灵活的唇舌狂野地品尝她身子的香甜。

「你不可以──」在他唇齿磨蹭的魔力下，她已找不到自己的声音……

「说你要我，贝淋。」他声音浓浊地在她耳畔呢喃。

「我──」

「回答我！」他柔声诱哄，大掌开始蛮横地侵略她双腿间的柔软地带。

「啊……」

贝琳难受地蜷起身子，想躲开他狂野的攻击，却怎么也挣不开他的箝制。

雷契尔眼中露出狡黠的光芒。「是不是受不了了？」他边说边以轻佻的姿态隔着底裤爱抚着她的柔穴。

「别……」她的胸口急遽起伏，透过薄薄的布料仍可感受到他手指传来的热力。

「我要让你享受更多。」他嘴畔的笑容扩大，轻柔地说着如爱抚的耳语，脸上的表情却冷騺得懋如恶魔。

「不要──」

她害怕极了！这根本不是享受，而是一极邪恶的折磨。

「由不得你。」顷刻间，他已将她的亵裤扯掉，粗鲁地拉开她的双腿，手指立即占据她滑嫩的炽热中心。

「啊──」她不断地喘息，但他却更用力地分开她的双腿，让她女性的隐密处完全敞开。

为什么他总是要这么羞辱她？为什么……

「不要，求你……」

她想闭拢双腿，可他却以膝盖阻止了她的动作，粗糙的手指邪恶地拨弄着她微颤的花唇。

「求找？对，尽量表现出小女人的娇羞来勾引我。」

他冷声狎笑，手指蛮横地入侵她已湿濡的下体。

「呃──」她浑身绷紧，剧烈地颤抖着。

「喜欢我带给你的感觉吗？」他瘖痖地低问。

贝琳咬着下唇，拚命摇晃着脑袋。

「哼！还是这么逞强！」

他灼热的眼眸紧盯着她艳红的双腮，几乎快控制不住想占有她的欲望。但他今天不能要她，就怕一个按捺不住

撕扯到伤口，又得多躺几天床。

但即使他今天还不能破她的身，他也要让她在他的手下痉挛、呐喊，让她知道身为女人的快意。

他霍然抬高她的娇臀，目光邪淫地盯着中间两片红滟滟的唇瓣，伸出舌头玩弄舔尝那缝隙中央的汁液──

「呃──不要这样……」她狼狈地瞠大杏眼，浑身虚脱无力地叫嚷。

天……他怎么愈来愈放肆，简直像只狂兽！

「我偏要。」他撇起嘴角，低沉的嗓音带着嘲讽，「我说过你是我的奴隶，只能任我摆布。」

说着，他的舌尖紧紧戳进她紧窒的花心，大口急吮她湿腻的爱液。

「啊──」

贝琳受尽屈辱地掉下泪，他的舌在她体内不断搔弄，每个旋绕都带给她一股亟欲灭顶的热浪，香体上泌出了一

颗颗细小的汗珠。

「瞧你浑身热的。」他挑眉，凝着一丝冷笑。

雷契尔抬起头，让她误以为他已放过她，没想到她才偷偷换了一口气，突然一阵剧疼又让她放声尖叫。

「啊──痛……」

原来他一次以三只指头戳进她的花径，残酷的抓紧她，不留一丝缝隙地在她甬道中旋弄抽动。

「说！说你的身子只有我能碰！」他哑声命令，再一次猛力的插入，直盯着那儿抽搐的美。

「我……」她娇喘不止。

「说──」他紧抓住她的脚踝，高高地抬高她的下半身，以最放肆的手法一次次地安抚她如火烧般的身子。

「啊──不要这样……呃──」贝琳火烫的阴唇已肿胀似火，欲出口的话辗转成娇吟……

「不说是吧？」他俯身吮住她耸立的蓓蕾，指头在她体内任意滑动戏弄，驱策着她说出他要的答案。

「啊！我……我的身子只有你能碰。」

她喘息难歇，情不自禁地拱起下体，承受着他的折磨。

「喊我的名字！」

「雷……雷契尔……」

「很好，永远记着我的名字。」

他忍着热汗，承受着欲望的驱使，手指继续强劲的戳捣，以一种强硬的手段完完整整驾驭着她的身子。

「啊呀──」

贝琳颤动的乳波淫荡地掀起落下，尽情地摆动纤腰，下体泌出的滑湿汁液已沾满了他整只手！

雷契尔淫邪地在她穴径里抽撤，感受她处子的娇体频频紧缩、战栗，终于让她到达了最癫狂的高潮境界！

就这样，她一再地忍受着他狂暴的对待，久久未能喘息……

第五章

「贝琳，你看，终于到岸了！」

菲亚靠在窗口看着远方灰色的陆地渐渐靠近，心情是既亢奋又开心，因为贝琳告诉她，那个海盗曾答应，一到

了陆上就放她回家。

贝琳却尴尬地不知该如何回答，如果告诉她，雷契尔不一定会放了她，相信菲亚肯定会又吵又闹。

这几天，她为了争取让菲亚离开的机会，可说是完全没有了自我，就如同一个破娃娃般任雷契尔玩弄、摆布…

…

只要他需要，她就必须随传随到，还不得有怨言。

虽说他并没有真正的侵犯她，但在他邪恶的调戏下，她知道自己已非完璧，这辈子注定要孤苦一生了。

她对不起母亲，她辛辛苦苦的扶养她长大，她却不慎毁在一个海盗手里。

「唉……」想着，她只能无助她叹口气。

「你叹什么气嘛！我就要回家了，难道你不高兴？」菲亚奇怪地望了她一眼，又道：「对了，这几天夜里你都

上哪儿去了？我睡不着去敲你的房门，你都没有开门。」

贝琳一愣，随即涩然地别开脸，「我……我可能睡熟了，要不就是睡不着到甲板上去散步了。」

她怎能告诉菲亚，自己每晚都被雷契尔召进房里，让他彻头彻尾地玩弄，早已是残花败柳了！

但即使如此，她他不准雷契尔把脑筋动到菲亚身上，她无论如何也要保护菲亚小姐的贞节。

「原来是这样啊！」菲亚单纯地笑了笑，「我一想到快看见爸爸和温蒂就好开心，你呢？」

「我──」贝琳看着她，突然再也说不出欺骗她的话了。

就在她打算对她坦白的同时，门外传来水手的声音，「两位小姐，公爵请你们准备一下，鹰王号马上要靠岸了，

我们已经到达雅各城了。」

「好，我们知道。」贝琳应了一声，水手便离开了。

「菲亚小姐，我们该收拾一下东西，准备下船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如今她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是不是要换另一艘船回去呢？」菲亚天真地问。

「嗯……可能是吧！在船上待了那么多天，也该下船走走，否则你的身子会吃不消的。」贝琳顺着她的话说道。

她走到窗边，看到陆地已近在眼前，水手们也开始下锚了。

不知为何，似乎离陆地愈近，她就愈是不安。在这种陌生的地方，她又如何能安然自处？而雷契尔又真的会放

了菲亚吗？

「贝琳、贝琳……」菲亚见她又神游太虚，于是皱着眉说：「你最近怎么老爱发呆呢？」

「我……对不起，我们该下船了。」

贝琳拿着她与菲亚的随身物品，率先走出船舱。

到了码头，扑鼻而来的就是一股鱼腥、杂货混杂的味道，菲亚立即掩住口鼻，「好难闻的味道，我不要待在这

儿。」

贝琳怕她这番话触怒了雷契尔，于是赶紧拉着她往前走，「别再说了，我们先离开码头。」

「等等，你们怎么能擅自离开？」

雷契尔不知何时已来到她们身后，他扯着冷笑，眯起眼眸直盯着贝琳。

菲亚一见到他，又瞻怯地躲到贝琳身后；贝琳护着她，气闷地说：「我们不是要离开，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觉得这里好臭，贝琳要带我离开码头而已。」菲亚看贝琳半晌不说话，于是小声地替她说了。

「臭？」他撇撇嘴，对着菲亚嗤笑，「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今晚将举办欢迎会，就算再臭，你也得习惯。」

菲亚立即吓得不能动弹，她紧揪着贝琳的衣袖，「贝琳……他说什么？你不是说我可以回去了？」

「别紧张，菲亚小姐，我会想办法说服他的。」贝琳恶狠狠地瞪了雷契尔一眼，气他老爱哪壶不开提哪壶。

雷契尔只是扬眉轻笑，「马车已经在前面等着你们，动作快一点。」说着，他已与韦恩先行一步。

贝琳也只好垃着菲亚上了马车，一路上，她不停地安抚着菲亚的情绪，说服她先在雅各城堡住几天，她一定会

想办法让她离开。

菲亚在贝琳怀里噎着，事到如今，她也只能相信贝琳，别无选择了。

「我从小就相信你，你不能让我失望喔！」菲亚扞了擤鼻子说。

「不会的。」其实贝琳自己的心情更乱，正随着马车的奔驰跳跃而起起伏伏。

怎么办？菲亚相信她，而她却不敢相信自己……

☆☆☆

当她们到了雅各城堡，眼前的一切居然和她们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菲亚原以为这里应该和码头一样脏乱、落伍、混杂，没想到，触目所见的建筑与造景竟是这般雄伟壮观、气势

非凡，甚至止莫尔堡还漂亮了好几倍！

贝琳也同她一般惊讶，在她的观念里，海盗就是没有文化、没有素养，凡事以霸道、掠夺为手段的野蛮人，住

的地方当然他脱离不了脏乱、低俗的范围。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这里竟是这般尊贵高雅，完完全全符合了他「公爵」的头衔。

雷契尔所搭乘的马车就停在她们前面，下了马车后，他朝她们慢慢地走了过来，在菲亚还没从周遭的景物中拉

回视线时，便掏起她的小手，往城堡里走去。

意外的是，菲亚并没做出反抗的动作，仅是傻傻地跟着他走，似乎对这个海盗的观感已有了大幅度的改变，不

再这么畏惧、排斥他了。

而跟在他们身后的贝琳，在看见他们两人相依的画面时，心情顿时糟透了。

雷契尔对着菲亚露出潇洒迷人的笑容，而菲亚也回他一抹稚气的微笑，这幕景象竟然像针一般刺进她心口，刺

得她好疼。

她彷若大梦初醒般，彻底了解了自己的身份，对雷契尔而言，她不过是个奴隶，而菲亚才是他真正想要的新娘。

如果菲亚也喜欢上他，那她该怎么办？是继续留下来保护她，还是默默地离开，回去向伯爵请罪，然后怀抱着伤感

独活？

她脸色苍白、神色飘忽地跟着他们。

此时，大门外两侧已站了两排浩浩荡荡的队伍迎接他们。

有位老者轻轻扣了一下狮头形状的门环，两扇闪闪发亮的铜门立刻敞开，他们一行人便随着雷契尔步入屋内。

一跨进门内，映入眼帘的是一整片华丽的手织地毯，到处摆设着精致的骨董家具，四周妆点着几盏巧夺天工的

烛台，墙面还有一座高耸直达屋顶的红砖壁炉。

这一切的一切，在无形中更强调出他们公爵世家的尊贵和威严。

「雷契尔，你终于回来了。」

葛蕾夫人坐在主位上，目光熠熠地看着雷契尔和菲亚。

「妈，您的身子骨好象已经康复了？」雷契尔笑着挖苦自己的母亲，并将菲亚拉到她面前，「她就是费斯伯爵

的千金，不知母亲大人您还满意吗？」

葛蕾夫人看了看菲亚，徐徐的点头道：「还真是个漂亮的女孩，这下我的病想不好都难了。」

她一站也不在意遭到自己儿子的调侃，径自拉过菲亚的小手，轻声探问：「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

自幼吏失去母亲的菲亚与她彷若一见如故，她不畏惧地回答，「我叫菲亚。莫尔。」

她嘴角挂着甜甜的微笑，那清纯可爱的模样令葛蕾夫人十分欣赏，事实上，她简直是满意到心坎里去了。

突然，她的目光一瞥，看着贝琳问道：「这个男孩是你的……」

「她是个女孩，是我的伴护，名叫贝琳。威利，这样的打扮是为了方便保护我。」她恭谨有礼地说，俨然像个

小淑女。

贝琳掩下落寞的神情，对着葛蕾夫人领首道：「夫人，您好。」

葛蕾夫人眉一皱，似乎不太能苟同她这样的穿着。

贝琳也敏感的察觉到她在看菲亚与自己的眼神中，有着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分。

以往她从来不在意这样的眼光，只知道做好分内的事，但今天，在看见葛蕾夫人轻蔑的神态时，她居然会感到

这么不自在？她有些不解的暗忖。

「雷契尔、菲亚，你们快来这里坐，我已经命厨子准备好丰盛的午餐等着你们了。」葛蕾夫人转而对着他们开

心地说。

「是的，妈。」

他非常大方地牵着菲亚的手，在葛蕾夫人面前坐定，神情自然而惬意。

菲亚被动的被他牵着走，看着他的眼神已由厌恶转为仰慕了。

贝琳的心狠狠地抽了一下，她不想再待在这里看他俩眉目传情，于是对葛蕾夫人说：「夫人，我想先下去休息，

可以吗？」

「也好，韦恩，麻烦你了。」葛蕾夫人颔首应允，并请韦恩带她下去。

贝琳随着韦恩离开大厅后，韦恩不禁说道：「我知道为难你了，但咱们夫人要的是一个门当户对的对象。」

他是唯一知道她和雷契尔在船上曾发生过暧昧关系的人，无奈她不是伯爵千金，雷契尔是不可能娶她的。

雅各家族有个古老的傅说，每个在位的公爵都必须以抢亲的方式来完成终身大事，且对象限定于门当户对的贵

族千金，如此，雅各家族才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否则……只有走上毁灭之路。

「我明白。」她脸色凝重地说，并不知晓这项传说。

「不过……只要你愿意，又不在意名份，一样可以成为我们公爵的女人之一。」他又道。

韦恩此话一出，贝琳立刻停下脚步，质疑地看着他，「女人之一？」

韦恩干笑两声，不以为意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雷契尔公爵的身分，一个男人只要有钱、有地位，自然有许

多女人趋之若骛地想跟随他，她们什么都不在乎，只希望得到他一点点的宠幸。」

闻言，贝琳就橡一个没有感情的血肉之躯，呆滞地继续向前走，脑海中不停地缠绕着他所说的话……

「像右翼的那栋红色华楼里，住的都是专门陪公爵上床的女人。」韦恩又说。

她面无表情地看向右侧，突然，一名女子从楼里奔了出来，随着身影的靠近，她发现那是一个黑发披肩的碧眼

少女，容貌冷艳、皮肤白皙似水。

一看见韦恩，少女便拉住他问：「听说公爵回来了？他在哪儿？」

韦恩笑笑地对她说：「萝丝，公爵这次可不是去出航，而是去抢亲，现在自然是和他那位未来的妻子在厅内与

老夫人闲聊了。」

立刻萝丝眯起眼，怒火翻飞，「你说什么？！雷契尔公爵去抢亲？！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她目光一闪，瞧

见了贝琳，随即敏锐地发觉她身上带着一股浅淡的香气，「她是谁？分明是女人，干嘛穿成这样？」

「萝丝，想想自己的身分，可别管得太多了。」他无意理会她，拉着贝琳直往前走。

贝琳木然地跟着他，转身看了看那位叫萝丝的少女，心想，若自己也成为他众多的女人之一，到时侯，她是不

是也会和萝丝一样，没有询问的自由、没有尊严、没有自我，成为一个只知为他而活的女人？

她突然觉得好冷……一阵阵刺骨的寒风灌进她的四肢百骸、钻入心底，不断地折磨着她……

☆☆☆

来到雅各城堡已经是第十天了。

这几天，菲亚天天陪着葛蕾夫人到处参观采买，也随她参加不少舞会。葛蕾夫人非常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将菲亚

介绍给上流贵族认识，而菲亚如小淑女般温婉懂事的形象也顺利地打入人心，大伙儿都非常看好她与雷契尔的这桩

喜事。

而身为菲亚伴护的贝琳却没机会随她参加，因为葛蕾夫人派了不少人跟随保护，她跟着反倒成为多余的了。

其实，贝琳并不在乎自己究竟能不能与菲亚四处参观游玩，她只是不明白菲亚的心，她到底是要留下，成为雷

契尔的妻子，还是想回莫尔堡呢？

见她玩得愉快，贝琳也不忍泼她冷水，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就随她去吧！

她只是等着……等着菲亚嫁给雷契尔的那天，亲眼看着她披上嫁衣，到时就是自己离开的时候了。

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她一个人在城堡后的灌木丛内漫步，这里是她最喜

欢来的拙地方，密密实实的林木遮住了她的身影，让人瞧不见她，也唯有此刻，她才觉得自己是属于天地的。

「原来你躲在这里呀？」

一阵阴沉的臀音响起，打破了她专属天地的宁静。她厌恶地皱起眉，根本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来了。

这几天，他不时命人传唤她，而她却依旧故我，恢复刚被他押上船时的冰冷态度，想必天子骄子的他又被她气

坏了！

「我并没躲，而是光明正大的在这里散步。」她头也没回地看着前方。

「这是我的地方。」雷契尔冷着声说道。

「那就放我走，你如果真有意要娶菲亚，而她也愿意留下，我会祝福你们。」贝琳沉静地说。

她真的希望自己能早一点离开这里，毕竟这里的一切，只会让她触景伤情。

「我是一定会娶她的，但你却一样不能走。」他眉一挑，立刻恢复成闲逸自适的模样。

「为什么？」她回身瞪视他。

「别忘了，你是我的奴隶，既是奴隶，就得永远臣服于我。」他撇了一下唇角，仍不改一身的狂放之气。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不愿让她离开，但他知道，是她这种冷漠无求的模样惹恼了他，那几天她在船上的热

情彷似蒸发了般，只留下全然的冰寒。

「你──」

「做奴隶的可不能以这种口气对主人说话。嗯？」雷契尔走向她，攫住她的下颚，双眼对上她怨怼的眸。

「我不是你的奴隶！」她梗着声道。

「你难道想否认，之前在我的爱抚下，所发出的那一声声呻吟，不是早就臣服于我了？」他狠冷地嗤笑，指尖

轻触她的耳后、颈子……

「别说──」贝琳难堪地红了双腮。

「你默认了？」

「当初我之所以任你……任你摆布，是因为你答应我，只要我做得令你满意，你就会放了菲亚，但我现才知道

那些都只是你的鬼话！」她心碎神伤地指控，浑身抖瑟不休。

更恼人的是，就在那段她被动地依附着他，任他爱抚、玩弄的日子里，自己的心竟也一点一滴地流逝了。

「所以，现在你就一径地躲着我，因为我不再任你利用了？」

雷契尔的肩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意，温热的唇贴在她的鬓边低语，舌尖轻巧地在她的脸颊上滑动。

她身子一颤，抖着声音问：「我……我怎么可能利用你？」

「难道不是吗？你拿自己的身体作筹码要我放过菲亚，但你也知道，那段日子里，我让你尝尽甜头，却未真正

地占有你吧？」他阴騺的眸停伫在她脸上，散发出一股慑人又霸气的男人气息。

贝琳的心开始不规则的狂跳起来，警惧地暗忖，难道他想……

「你又怎能了解我所忍受的疼痛有多难捱？每次在送你回房后，我就得再找来另一个女人纾解我满腹的热欲。」

他对住她惊惶的大眼继续说道，双眸邪恶地勾住她的目光，浅促的呼吸淡淡地拂上她的颈间。

她瞠大眼，「我不懂……」

「你以为我真伤得动不了你？那是因为我要你心甘情愿的献上自己，而不是为了菲亚。」他的唇角邪气地扬起，

阴沉地说：「想利用我？门都没有！」

他雷契尔是海盗公爵，想要一个女人的心，更是易如反掌，他要向她证明，这世上没有他办不到的事。

「那你是想──」贝琳抖着声音问。

「今晚你来服侍我。」他凝着笑，热唇抵在她沁凉的雪肤上吹拂着。

「我……我不能。」她转身想逃。

他却轻易地将她揽进怀中，危险地说：「为何不能，难道你不喜欢？」

「没错，我恨死了那种感觉！」她低垂着头，不敢看他。

「是吗？」他狎笑，冷逸的脸庞多了一份邪魅，「但你之前的表现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是那么的恨它？反而还

不时地告诉我『你要、你喜欢……』？」

「住口！」贝琳在他的怀里不停的挣扎，对于他那些淫语浪言简直难以忍受。

为什么他非得这么羞辱她？

「这些全是实情，我为什么不能说？」他略微松手，笑睇着地含泪的眼。

「你已经有了菲亚，这么做，她情何以堪？」贝琳眯起眼，忍着下颚的剧疼，与他冷戾的眼对视。

菲亚不但是她的主人，还与她情同手足，她怎能与她的丈夫做出这种苟合之事？就算她真的喜欢上这个狂徒、

爱上这个海盗，也不许自己再这么放任下去了。

雷契尔撇撇嘴，大笑了起来，「你这个女人真有意思！就算没有你，我也不可能因为娶了她，而舍弃我身旁所

有的女人。该不会……」

他轻轻撇嘴，长指拂过她诱人的嫣红双唇，低醇的嗓音里带着几丝暧昧调侃，「该不会是你爱上了我，在吃她

的醋吧？」

她神情一紧，以一种连自己都认不出的紧张音调否定他的话，「你……你这个自大狂，我才不会爱上你。」

「真的？」他放开她，双手在胸前故做捧心状，「你还真会伤我的心啊！不过我很怀疑你说的是真话。」

贝琳好不容易重获了自由，她立刻往后退了数步，躲到一株矮灌木的后方，「总之，我们两人将不再有交集，

你就放过我吧！」

「如果我不肯，非要你不可呢？」

「那我会死给你看！」她毫不迟疑地对他咆哮出声，眼中闪烁着义无反顾的执着。

即使有人会对不起菲亚，也不会是她；再说，爱上雷契尔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她说什么也不能一错再错……

「你的性子还真拗啊！」雷契尔嗤笑。他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女人的恫吓就罢手？

她愈是不依，他就对她愈感兴趣，这是他早就告诉过她的，偏偏她不信邪，想以身试法。

但他不急，他有的是时间与她斗法。反正，母亲要的女人，他已抢回来了，这阵子，他耳根也清静许多，闲来

无事下，她便是最好的调剂品。

贝琳提防地看着他，不知怎么搞的，他的笑总是令她坐立难安。

「如果没事，我要走了。」她只能故作冷静。

「可以。」他无所谓地挥挥手。

她立即如获大赦般地松了一口气，飞也似的离开了他的视线。

雷契尔眸光带笑的目送她离去，手上把玩着一条刚刚由她颈子上卸下的链子，这链子看来非常老旧，除非很重

要，否则是不会有人愿意戴着这种已生了绣的东西。

他撇撇嘴，好玩地看着它。

这时，旁边冲出一抹纤影，直扑进他的怀中。

「公爵，你回来那么多天，都不来看人家，还得跟踪才找得到你的人。」

「你跟踪我？」雷契尔的脸色猛地一沉，严厉地看着眼前穿着一袭鹅黄色羊毛长裙，头上圈着蓝宝石发圈的萝

丝。

「我……」萝丝胆战心惊地说。「我想你嘛！」

「想我可以，但别再用跟踪这种手段。」他用力地办开萝丝缠在他身上的双臂。

「如果不这么做，我根本见不到你。」

她知道雷契尔的个性向来是冒犯不得，更不容许别人明知故犯，但她更相信，若不再想法子留住他，他肯定会

弃她而去找别的女人。

凭女人的第六感，她明显地感觉到雷契尔对刚才那个女人的态度不一样，是一种她从未见过啊纵容。

「那你现在见到我了，够了吧？」

他扯了扯领口，非常不耐烦地瞥了她一眼。

「你变了！以前你不是这么对我的。」萝丝开始哭闹了起来，整个人直往他怀里磨蹭。以往她只要使出这招，

必定有用，相信这次应该也不例外。

虽然雷契尔有不少女人，但萝丝相信，她还是雷契尔心中最重要、最宠爱的一个，她绝不能让别人取代了她在

他心目中的地位。

「那我该怎么对你呢？」雷契尔冷笑，以往温柔多情的模样已不复见。

「我……」

一触及他那不见笑意的脸庞，她立刻放软了声调，「别这样嘛！再怎么说，我哥哥也是一位子爵，我不会让你

失望、丢脸的。」

「萝丝，你该听说过我们雅各家族的传说吧？」他的嗓音一径地冰冷，不掩厌烦地冷睇着她。

「我……我当然听说了，你放心，我绝不会奢求公爵夫人的头衔，我只希望能成为你的最爱；而且，我也偷偷

去见过那位菲亚小姐，她那么小、那么稚气，一点也不适合你。」

「最爱？！省省吧！」

他真想大笑，以往他宠她，是因为她识大体，如今，她却也染上这种自私的心态，谁受得了！

「雷契尔，你──那刚刚那个女人呢？你爱她吗？」她受不了地喊道。

他定住了身子，突地眯起双目，揽住萝丝的纤腰，凑近她的小嘴说：「你以为我爱上她了？」

「不是吗？」她愣了一下。

「哈……那女人太刚慢自用、目中无人，我正在教她如何当个小女人。」他谑笑道。

「什么……」她听得一头雾水。

「萝丝，你是我的女人，最懂得装扮自己的，你浑身上下不仅充满了女人味，又擅长勾情技巧，我想，她应该

跟你学学才是。」他有感而发。

「是……是吗？」萝丝听得心花怒放，「经你一提，我这才想起那女人老是穿着一身裤装，一点也不柔媚，你

是不会喜欢那种女人的。」

「现在你懂了吧？我只是将她视为一项可改造的物品。」他撇嘴笑说。

「物品？」

「嗯！她太刚烈了，我想把她化为一摊水，这就是我的目的。」雷契尔得意地扬眉大笑。

「什么嘛！我听不懂。我们别提她了，人家……人家真的好想你，别这么对我，好不好？」

萝丝窝在他怀里轻笑，不停地磨蹭着他的身躯，还故意将方才特地换上的低胸上衣又拉下数寸……

雷契尔本来对她无意，怎知突然谈起贝琳，让他思及她那柔滑似雪的肌肤，以及那十来天夜夜赤裸在他攘中的

娇嫩胴体……瞬间让他血脉翻勇、下腹偾张。

「那就来吧！」

他粗鲁地揉捏着萝丝的雪胸，一手掀起她的手裙，扯下她的底裤，举高也的一腿扣在腰间，同时解开自己的裤

头，一次次地在她体内冲刺──

此刻的他已把萝丝当成了贝琳，那个老是顶撞他的女人。

「啊……」萝丝情难自禁地狂喊，「我爱你……雷契尔……」

而躲在数尺外灌木丛后的贝琳却征愣地看着这一切……泪早已不知不觉也爬满了脸……若非她回来找寻父亲遗

留下来的银炼，也不会看见这让她心碎神伤的一幕，听见那残忍无情的话语。

若不是她已爱上了他，也不会感到心痛与绝望……

她好后悔……真的好后悔……如果她没有折返，那该多好？至少还可以一情愿地欺瞒自己那蠢动的心。

楼采凝《激情海盗》扫图：ＭＹ校对：ＭＹ

第六章

安东尼侯爵骑着一匹快马直奔莫尔堡，他跃下马后，便直接走进堡内，与费斯伯爵碰面。

「安东尼侯爵，你查得怎么样了？菲亚和贝琳现在的情况如何？」费斯一见到他，立即站起身迎上前去。

「你尽管放心，总我调查，雷契尔那艘『鹰王号』已开往雅各城，我想，她们暂时不会有事的。」

虽然安东尼嘴里说着安抚的话，但心里也不免担忧紧张，毕竟，两个女孩子被困在一艘海盗船上，会发生什么

事，任何人都无法预料。

「怎么会没事？菲亚从小到大，都不曾离开我身边，没想到她的第一个舞会就发生这种事。都怪我太粗心大意，

不应该把这个消息散播得那么远，让那个海盗头子乘机劫走她！」费斯重击双拳，满脸后悔莫及的神色。

不仅是他，就连站在一旁的温蒂也心急如焚。

「安东尼侯爵，您说现在该怎么办呢？贝琳虽习得一些剑法和防身术，但听说那些海盗个个都是彪形大汉、草

野莽夫，她一个女孩子又怎能敌得过那么多男人呢？」

温蒂说得心都揪了起来。不仅贝琳是她的宝贝，菲亚也是喝她的奶水长大的，两个都可说是她的女儿啊！如今

她们双双落入贼船，老天还真是没长眼晴！

「温蒂，你就别难过了，我想，与其在这儿空等，不如采取行动，我现在就赶去雅各城堡。」费斯打定主意道。

「但是，咱们这儿也不能没有您啊！」温蒂开口阻止。现在莫尔堡已经够乱了，如果再群龙无首的话，她简直

不敢想象会变成什么模样。

「温蒂说的是，你还是待在这儿吧！由我去救她们回来。」安东尼突然说道。只要一想起雷契尔那个男人，他

的胸口就会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怨恨。

还记得三午前在一场决斗中，他输给了雷契尔，没想到雷契尔竟不杀他，此举不但引来围观者的鼓掌叫好，还

让雷契尔赢得了一个「手下留情」的善名，而他却因为这样，面子、里子一下子全没了。

他成为雷契尔的手下败将不说，事后，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就彷佛在提醒自己，他这条命是因为雷契尔的仁慈

才能保留至今的。可恶的海盗！当时他为何不一剑刺穿他算了，何苦留下他这条命让世人耻笑？

这个仇恨埋藏在他记忆里已三年之久，偏偏雷契尔又贵为公爵，他永远比他矮上一截，怎么也无法与他并驾齐

驱。

而这回，他居然抢走了菲亚，一个他必须娶到手的女人！旧仇加上新恨，安东尼发誓绝不会放过他！

「你要去？」

费斯愣了数秒，这次安东尼肯鼎力相助，替他们探查内情，他已是感激不尽了，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还愿意走

这一趟！

「你别意外，我这么做，完全景为了菲亚，想起她在舞池中与我翩然起舞时的笑容就令我心动，我怎么能够让

这么好的女孩子被一个海盗糟蹋呢？」

安东尼并未提及他与雷契尔之间的私怨。

「那正好，费斯伯爵，如果安东尼侯爵真能将小姐救回来，您不如就把小姐嫁给他吧！」温蒂也有意撮合这桩

婚事，但前提是必须先救出菲亚和贝琳才是。

「没问题，如果菲亚真能嫁给你，可说是是我们莫尔堡的荣幸呢！那凡事就拜托你了。」

其实，那天在舞会上，他也已相中了安东尼，但又怕对方会误以为他们有意高攀，所以始终不敢明言，如今他

既然主动提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伯爵请放心，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他胸有成竹的又道：「如果救出她们，我会立刻把这个仔消息送来给

你们的。」

安东尼重新带上羽帽，披上大红色斗蓬，潇洒地上马离开。

☆☆☆

雷契尔烦闷地在房里踱步，城堡里的枯燥生活，让他突然有了想出船的念头。

反正母亲这几天有菲亚陪伴，他何不趁这个空档再出一趟船呢？

不过在那之前，他非得先驯服贝琳那个小女人不可！她每次都和他大玩猫捉老鼠，不过，刚刚他已用了计策，

要仆人把她找来，相信她这次绝不会再躲着他了。雷契尔胸有成竹的暗自笑忖。

突然，他的房门被轻敌了两下，门外飘进一个娇羞的声音，「我是萝丝，公爵，你在里面吗？」

他不耐地双了一下眉，沉声说道：「什么事？」

「我前些日子采了些蓝莓，亲手酿了蓝莓酒，特地拿了些来让你尝尝。」她刻意用那嗲声嗲气的声调诱惑他。

「进来吧！」雷契尔斜靠在大椅上，手指弹着桌面等着她进来。

不久，房门被推开，萝丝手里端着银盘徐缓的走进，那银盘上放了一个水晶杯，里头注满了蓝色的晶亮酒液。

「公爵你快来试试看好不好喝。」

她身着一件紫色纱缕，故意将那若隐若现的身材展现在他眼前。

雷契尔揉揉太阳穴，根本无视于她的搔首弄姿，「先搁着，你出去吧！」

萝丝身子一震，没想到自己的精心装扮会得到这么冷淡的反应。她不依地噘着唇，嗲声撒娇地说：「我不管，

公爵，你就光尝一口嘛！」

她事前还特意将一头乌丝放下来，那飘逸的发丝随着她的喘息在胸前晃动，展现出诱人的波纹。

「我说出去！不要惹恼我，否则我接下来一个月都不想见到你了。」

此话一出，果真吓到了萝丝，她赶紧说道：「好好，我出去就是，蓝莓酒就放在这儿，你千万别忘了喝啊！」

雷契尔点点头，又挥了挥手，无意再多说一句话。

萝丝这才不情愿地退了出去，走到门口时，她还不忘回头说道：「公爵，我一直等着你，需要的时候别忘了我。」

对他抛了一记勾魂媚眼后，她才不满地款摆纤腰离开。

他暗吐了一口气，半晌，一阵仓卒的敲门声又响起了。

「谁？」雷契尔凝着声问。

「是我。」贝琳喘息的声音由门外传入，可以想象她跑得有多急促了。

他扬眉笑了笑，她果真中计了。「进来吧！」

她立即推开门冲了进去，「菲亚在哪儿？她怎么了？为什么好好的出游会翻车？」

「看你喘成这样，先坐下来歇会儿吧！」他饶富兴味地指指旁边的椅子。

「我不坐，我只想知道菲亚现在的情况！」她急得部快哭了。

当仆人传话告知她，菲亚出外游城时遇上强盗，而马儿一时受惊，结果导致马车翻覆时，她非常着急，恨不得

立即飞奔到菲亚身边一探究竟。

结果……雷契尔什么也不肯透露，只是要她坐着歇息，天知道她怎么坐得住！

「你不沉着一点，我怎么敢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呢？乖，听话。」他走近她，硬是压着她坐下，又看见那杯蓝莓

酒，于是拿起递到也手上，「喝口酒安安神，我会慢慢告诉你。」

贝琳没辙地接过酒杯，为了及早得知菲亚的消息，她索性一口气把蓝莓酒全喝了。

她放下空酒杯，咄咄逼人地问：「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瞧你满脑子只有菲亚，不怕我吃醋？」他嘻皮笑脸的，一点也不把她的惊慌放在眼底。

「雷契尔！」

贝琳已忍无可忍了，她伸手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别急。」他拿下她的小手，「别激动，我的妻子平安得很，现在正与我母亲逛街逛得不亦乐乎呢！」

「什么？你──」

「你想想看，她就快成为我的妻子了，如果真发生什么事，我还有心情在这儿与你打情骂俏吗？」他俊逸脸庞

上的那抹邪意更炽了。

「你又骗我？」

原来，这又是雷契尔耍她的手段，他特意谎报菲亚出事，如此一来，她说什么也会来见他，而且会追不及待地

奔来向他询问个彻底，就像现在。

「我若不这么说，你会来吗？」他一点也不以为意。

贝琳暗暗咬了咬下唇，心想，既然无法与这个邪恶的男人对抗，干脆自动退出。「我没空陪你玩游戏，再见！」

她旋身欲走，却被他一个箭步挡在门前。

「你还想做什么？」她怒瞪他。

「你说呢？我雷契尔可是头一次对女人说谎，凭着这一点，你就不能走。」雷契尔低沉而沙哑的嗓音在她的额

上轻拂。

「不……」她才不听他千篇一律的鬼话。「我不会再留下了。」

他脸上浮起一抹笑，颇为自信地说：「你会的。」

「你──」她伸手推抵着他的胸膛，突然感觉一股酥软泛上全身，尽管房里的温度并不高，但她竟已汗水淋漓。

好热……怎么搞的？

不一会儿，她额上已沁出了层层细汗，甚至觉得他胸膛好舒服，似乎能稍稍慰藉她体内突升的空虚感。

雷契尔也发现了她的怪异，他推开她问道：「你怎么了？」

「别……别离开我，我……」贝琳紧咬下唇，不准自己发出淫荡的呼喊，但又敌不过体内不停泛滥的热潮。

老天，她究竟是怎么了？好难受……

见她一双迷蒙如醉的媚眼，双颊也浮起数朵不寻常的殷红，雷契尔立刻断定她八成中了药性。

对了，那杯蓝莓酒──

他回想着方才萝丝端酒进房的那一幕，和她不停劝他喝酒的举动，一切终于真相大白了！

那蓝莓酒里一定是掺了「杏果花」！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春药，以贝琳一个处子来说，那过强的药性简直会焚

烧了她啊！

「抱我……求你……」

贝琳追不及待地扒开雷契尔敞开的衣领，舔吻着他宽阔的胸，唇舌不断地在他腹间游走，挑逗着他细小的乳头。

雷契尔倒抽了一口气，捧起她的小脸。「该死的！我不想被女人摆布。」

看着她气喘吁吁的模样和酡红的脸庞，他体内狂乱的欲火再也无法压抑了。不过，他虽然想得到她，但他要她

心甘情愿的，至少是在意识清楚的时候，而不是像现在……

「别走……」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成这般饥渴，但浑身的热潮压缚得她快喘不过气来了！

「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吗？这样的行为像你吗？」

他以重话戳她的痛处，温热的气息邪恶地撩拂着她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让她更加难耐。

贝琳身子一僵，顿时恢复了一些神志，但随之又被体内的火热所征服，「我……」

她难受得蹲在地毯上，紧紧的抱着自己，努力与自己那奇怪的意念抗衡。

他眸光轻闪，撇了撇嘴角，试着唤回她的理智，「很难受？」

在墙角抖瑟的贝琳，脆弱地抬起那双已布满腥红欲火的双目，不停地痛苦喘息着，几乎克制不住地想扑到他身

上，求他爱她、摸她……

「不行！」她拚命地摇着头，紧握着双拳抵制这种难堪的渴求。

「想要就过来，我可以帮你。」

雷契尔凝视着她益发通红的双腮与汗水溶涔涔的可怜模样。

「我……」她的指甲掐进双臂中，企图以疼痛来压抑身上的焚烧与下体莫名的悸痛。

雷契尔索性也蹲下身子，伸手轻轻拂开黏在她额上的发丝，这轻微的碰触对她而言，彷似千万倍的折磨，只见

她脸上的表情更痛苦了……

他的身体是这么靠近，男性的阳刚味是如此浓烈，刺激得她几乎要把持不住了……

「瞧你流了满身汗，一定很热，嗯？」

他看出她已在自制力崩溃的边缘游走，于是凑近她的脸无声地低笑。

「走……走开……」她浑身打颤。

「你刚才明明求我别走的。」雷契尔撇嘴嗤笑，食指逗弄着她藏在衣衫内的双峰顶点。

「呃──」

他的抚弄让她产生前所未有的快慰，呼吸也益发凌乱无章，一张瓜子脸更显红润。

「舒服吗？喜欢这样吗？」他的手更加强肆的揉柠，另一手则急急地解开了她的衣物。

「啊──」她不由自主地呻吟，已情不自禁地勾住他的双臂。

「别急，你们女人就是这样，衣裳穿得一层又一层，做这种事时就是麻烦！」他暗啐了一声，狂乱地解着她身

上的束胸与束衣。

贝琳已完全被春药所控制了，她迫不及待地爬到他身上，嘴里发出淫荡放浪的叫喊与呻吟。

不一会儿，她完美的女性胴体已完全暴露在他眼前。

一直到一丝凉意吹拂在贝琳的身上，她才突然清醒了过来，发觉自己的放荡。

「不！」她吃力地推着他。

「现在又不要了？我可不是你的玩贝，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冷哼，双手残佞地握住她的两团玉乳，恣意

揉弄。

「啊……」在药性的催促下，她无法自己地依附着他的手，发出酥骨的吟哦声。

「怎么？又想要了吗？」他嗤笑，闲闲的看着她与自己体内的灼热对抗的有趣画面。

雷契尔使坏地撤回手，故意不碰她，瞧她难耐的在地毯上滚动的娇媚模样。

「我好热……救我……」贝琳的身体背叛了她的意识，主动爬到他身上，抓住他的手抚摸自己的胸部。

他故作无动于衷，被动地让她抓着自己的手，却不施予她要的热情。

贝琳浑身无力，意识不清地喊着，「求你……」

雷契尔出声低笑，「求我什么？」

「摸我、碰我……」她口干舌燥地舔着樱唇，那煽情的姿态就像一团火，逼得他再也把持不住了！

他猛然揪住她的双乳，狂猛地在上头留下一个个指印，「要我这样碰你？还是这样？」

他两指一夹，揉转着她早已硬挺的蓓蕾，邪恶地拉扯玩弄着。

「啊──」贝琳似乎还嫌不够牠拱起酥胸，贴向他的唇。

「你要是早点这么主动就好了。」他粗嗄一笑，猛地咬住她的乳头，狂妄地吸吮、囓咬着，配合手上强劲的挤

压，此刻，她的两方玉乳已出视了晕红的瘀影，肿胀得像两颗圆球。

「嗯……」贝琳吟哦着，小手摸向自己的双腿间，以寻求快意。

「你还真辣！要我帮忙吗？」他眯起眼，开始以指头折磨着她两腿问的玫瑰禁地，并用一手挤捏着她饱满的酥

胸。

「给我──」贝琳剧烈地喘息，辗转成娇吟。

「把腿敞开，我就给你。」他柔声诱哄，赫地分开她的大腿，灼热的目光盯住她股间盛开的妖艳花蕊，「你真

美……」

「啊──」她无助她呐喊，只见那两瓣蜜唇不停地抽搐，彷似正索求着她要的安慰。

「你说，要我怎么做？」他邪恶地附在她耳畔低问。

「不……不知道……」

她根本还单纯得不知这种做爱游戏的最终结果会是如何，只明白她需要他！

「要我教你吗？」他撇嘴笑了笑，一只指尖玩弄着她那两片丰厚迷人的花唇。

「要、要──」她抬高了自己的臀部，将下体抵在他的指头上。这种感觉终于让她的身子冷却了些，不再烫得

灼人，「好舒服……」她低声呻吟。

「这样是不是更舒服？」雷契尔的长指赫然差入那闭合的花心中，搔弄着她消满蜜汁的唇茁，放肆地搅动着她

已然肿胀潮红的穴壁。

「啊……」她身子一紧，抽紧的花唇将他的指头牢牢节住。

他满意地看着她的反应，手突然往下移，拽住她湿潮的花瓣，揉捻着那顶端盛开的火红小核，折磨似的磨蹭着

敏感的那一点。

「呃──」

彷佛了解她的痛苦般，雷契尔低头卿住她一只粉红色的乳头，以齿拉扯着它，带给她另一般激狂的欢愉。

「啊──雷契尔……」她难过地摇摆起圆臀，那种饥渴简直快逼死了她！

他双目似火，沉着声说：「好，我就让你舒坦弓点吧！」

然后，雷契尔抬高她的双腿架在他的肩上，让她那湿淋淋、红滟滟的花唇展现在他眼前。接着，他竟然拨开她

颤抖、抽搐的幽唇，修长的指头轻轻搅动着那两片甜瓣，狎玩着她的柔美。

「啊──」贝琳像遭电极似的，全身激起一阵剧烈的抖颤。

可她非但不因他的爱抚而化解身上的火热，反而更加燥热痛楚，腻滑的私处也疼痛酸麻。

「我知道你还是很难过……」

邪恶成性的他并不想这样就满足她，反而弓起指挤进她的紧窒中，狎玩她那片除了他以外，无人可碰触的处女

地。

直到她再也禁不住这样放肆的对待而浑身痉挛时，他才撤出手指，以胯下的火热用力地贯穿了她──

「啊……」贝琳抓紧地毯，脚趾蜷曲，疼得满身香汗淋漓。

感觉到一层薄薄的阻碍挡住他强悍的去路时，雷契尔蓦然定住了身子。他重重的压缚住她，低头吮住她欲惊喊

出声的小嘴，大手急切地在她身上爱抚摸索，完完全全地感受她的柔软和香馥……

眼见她痛楚的眉头已渐渐舒展开来，身子也情不自禁地弓起，浑身似着一了火般向他索求更孟浪的激情时，雷

契尔明白她体内的药性已发挥到了最高点。

于是，他再也等不及地沉声一吼，将胯下的巨大毫不留情的戳向她的子宫深处，完完全全地占有了她清白的身

子。

顿时，贝琳的身子一僵，粉臀倏然夹紧，这样的紧绷令雷契尔不禁倒吸了一口气。

他握住她丰腴的乳房，硬实的男性欲罢不能的在她的私处猛烈抽动──

「啊──」

贝琳拱起臀，享受着他狂肆律动所带来的炔感。

「舒服蚂？」他沙哑拙问，指尖来到他们相贴的密合处，揉弄着她下体前方的蜜核，邪恶地拉扯它。

「雷契尔──」她不住地颤抖，承受着一波波向她涌来的浪潮，全身涨满了满足和愉悦。

他低声哂笑，「喜欢这样吗？还是这样？」他腰杆猛地一挺，深深地埋入她湿漉漉的穴底。

「嗯──」她尖锐地呐喊，抬高下体，主动迎合他的雄伟。

「看来我得感谢萝丝才对，若不是她，我还见不到如此性感的你。」他嗤笑了一声，猛地掰开她两片娇臀，欲

望的汗珠一颗颗滴落在她肿胀的双乳间，顺着那优美的线条滑落。

「今天我要彻彻底底的把你变成最完美的女人，一个我专属的女人！」

他开始加快冲刺的速度，目光盯住她火红的双腮，那凹凸诱人的胴体躺在白色羊毛地毯上，形成了一幅柔媚似

水的画面。

「呃──」不停歇的高潮让贝琳的身子充斥着快感，体内凝聚的药性已慢慢挥发，脸上不正常的红晕也逐渐散

去。

雷契尔不停地在她那湿濡的瓣蕊中抽撤，一次比一次更深、更猛，完完全全地掠夺了她的天真。

就在最强烈的一击之后，两人同时爆发出炽烫的热流，一块儿到达了欢快的顶峰──

贝琳窝在他的臂弯中浅促地喘息，因欢爱过后而逸出满身热汗的她已渐渐恢复了理智，一想起自己刚才的放浪

和轻佻，她简直是无地自容到了极点！

雷契尔挑起她的下颚，眉眼漾开一抹笑，「怎么，害羞了？」

「不……我刚才究竟是怎么了？我不应该会这样的啊！」

单纯的贝琳仍是一脸懵懂，她怀疑刚才那个淫荡的女人根本就不是自己！

「在你来找我之前，萝丝也来过，她为了勾引我，特地准备了一杯下了春药的蓝莓酒让我喝，没想到却被你误

喝了。」他凝起眸，雪亮的目光盯住她仍娇红羞怯的小脸。

「你是说，我因为喝了那杯酒，才变成这样？」她瞠大眼，天真的地问，「这世界上真有让人迷乱心智的药物？

天……那人可怕了！」

贝琳的脸庞掠过一丝惊愕，圆睁的眼里净是可爱娇憨的神韵。

雷契尔嗤笑道：「没想到你成天打扮成男人，思想却仍是那么单纯。这次我是说真的，以后不准你再穿裤装，

待会儿我会叫女仆到你房里，将那些该死的裤子全都扔了。」他的话锋突地一转，唇际漾出一抹诱人的邪谑笑容。

「你怎么可以！」她急着起身，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全身赤裸！「啊──」她又赶紧拿起地上的衣物掩身。

雷契尔双手环胸，笑看她羞涩的模样，「记住我的话，你已经是我的人了，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贝琳因他这句话而黯了黯眼神，她的身子微微颤动，表情出现一抹令人怜惜的复杂情绪，「我不是你的人，你

想要的只是征服我、改造我而已。」

想起灌木林中听见的残忍话语，她蓦地又是一阵心疼。

雷契尔带笑的脸霍然一沉，他攫住她的细腕咄咄逼视她，「你却听见了？」

「只听见你对我的计画而已。」她目光空洞地说

「听见就算了，反正我们现在都已经做了，而且，你刚才的表现不也是愉悦得不得了？」他谑笑。

「那不是我自愿的！」她含着泪回娣他。

「是吗？」他咬着牙阴邪一笑，「很好，非常好！」

「你──」她怯然地想反驳。

雷契尔冷冷一哼，方才的温柔已迅速敛去，「看来，我只是被你利用来发泄药性而已，不过你记住，我雷契尔

绝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让你甩开的。」

他倏然起身整理衣装，对住她惊惧的大眼，「记住我的话，别再妄想犯我的忌讳。」留下这句狠话后，他便头

也不回的离开了。

贝琳紧紧地抱着自己，顿时发现所有的事情都不对了，完完全全的不对了！

她甚至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回复成以往的无动于衷。一场欢爱过后，她竟连最基本的坚持也丧失了──

第七章

韦恩匆忙地从华瑟达码头奔进了雅各城堡，一进城堡，他便直驱雷契尔的书房，沿路大声嚷嚷着，「公爵，不

好了！安东尼侯爵向你下战帖了！」

他迅速冲进书房里，看见雷契尔正惬意地坐在书桌后看着航海书籍，不禁皱着眉重复了一遍，「我说安东尼侯

爵向你下战帖，你听见了吗？」

「他只不过是我的手下败将罢了，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雷契尔连眉也不曾挑一下，依旧专注于手上的书籍。

韦恩气不过地走上前，抽走那本书，猛然将它合上，「那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又回来了？」

早在三年前，安东尼与雷契尔决斗失败后，就离开了这里；没想到，三年后他一回来，便宣称要再度向雷契尔

挑战，明眼人都清楚这其中必然有诈。

「我知道。」他伸了伸懒腰，神情中有着依然故我的潇洒。

「什么？你知道？」这倒是让韦恩吃了一惊。

「他不但气不过三年前曾败在我手上，更气我抢走了他的心上人。」雷契尔站起身来，又从原木书架上拿了一

本书。

「什么心上人？」韦恩急问。

雷契尔但笑不语。

「喂、喂，你别吊我胃口，快点把话说清楚啊！」

韦恩挡在他面前，心想，这阵子他都一直和雷契尔在一起，居然还会有什么事是他所不知道的，这怎么成？

「他中意的人是菲亚。」雷契尔看着他，「当初我去抢亲时，安东尼顺利的邀到了菲亚的第一支舞，我看得出

来，他有意娶她。」

「天！他想娶的女人偏偏被你给抢了，难怪他会再对你下战帖！」韦恩终于明白一切。

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在意雷契尔与安东尼的决斗，因为也对于雷契尔的枪法与功夫相当有自信，怕就怕安东尼

那家伙使诈。

「听说，他最近也做起了海上事业，分明是想与你对垒。」韦恩又道。

「是吗？」雷契尔皱起眉。

「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

「船到桥头自然直，别杞人忧天了。」雷契尔倒是无所谓，他在海上独霸了那么久，还会怕一个新手吗？

「你就是那么有自信。」韦恩气不过地说：「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别接受他的挑战，以防万一。」

「如果我拒绝他的挑战，传进别人耳中，岂不是更糟？大家会说我雷契尔是个贪生怕死的男人，而这种缩头乌

龟的行径，我是决计不会做的。」

雷契尔拍拍他的肩，「别为我担心，我是九命怪猫，不是他那种耗子斗得死的。」

韦恩叹了一口气，「好吧！既然你那么有自信，我就不多说了。」他耸耸肩，打算离开。

「去哪儿？」雷契尔笑问。

「去梦乡酒吧看看亚美她们，我已经有一阵子没过去了，希望这次去别被她们刮下一层皮才好。」

韦恩自我调侃地道，既然雷契尔这么胸有成竹，他也没必要一个人在那儿穷操心，干脆去找女人解放一下。

「祝福你了，顺便替我向她们问好。」

韦恩点点头。走出书房后，他在中庭瞧见一位非常亮眼的女子正坐在草藤编织的秋千上，她那头及肩的俏丽短

发随风飘扬，五官深邃的侧面暗藏着几许愁意，是这般唯美又令人惊艳。

天！她是谁？该不会又是雷契尔新觅的女人吧？

「小姐，请问你是？」他走向她，试探性地问道。

女子回过脸，在看见他那张呆滞的脸庞时，便绽开一个熟悉的笑容，「韦恩，怎么了？」

「你……你是贝琳？！」脱下男装，换上女装后的她，竟让他认不出来了。韦恩大叹道：「没想到你换回女装

后，竟然会是这副模样！」他由衷地赞美。

这下子，他还真不得不佩服雷契尔的好眼光，原来他早就发现贝琳是这么一个柔美漂亮的小女人了。

「是不是我穿这样不好看？因为雷契尔把我的裤装全扔了，我没办法才──」她尴尬又苦涩地解释。

「不、不，你别误会我的意思。」韦恩突然变得口拙，「我是说你的样子太美了，美得我都认不出来了。」

贝琳蓦然抬起眼，有些窘然地问：「真……真的吗？」

她从小就习惯男装打扮，可从没让人赞美过，虽然雷契尔也曾说她美，但男人在床上说的话又怎可当真。

「我韦恩可从不骗女人的。」他搔搔后脑说。

「那我要向你道声谢了。」她嫣然一笑。

突然，他急切地拉住她的手，心想，或许她能阻止雷契尔贸然接受安东尼的挑战，「有件事，我想请你劝劝公

爵。」

「雷契尔？」贝琳一惊，「他发生什么事了吗？」

「有人下战帖要和他决斗，我担心他会发生危险。你千万要阻止他，因为对方不是个好东西。」

虽然雷契尔一点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搞的，他总觉得好象会发生什么事一般。

「决斗？！」贝琳也忍不住紧张了起来，「对方是谁？」

「安东尼侯爵。」

「是他！」她顿时陷入回忆中，犹记得菲并被劫当天的首支舞曲，便是和安东尼侯爵共舞的。

至今，菲亚还不时告诉她，她喜欢的是外表温文儒雅的安东尼，而粗犷霸气的雷契尔仍会带给她一种敬畏的感

觉。

「你也认识他？」

「嗯！」她点点头，「算是有一面之绿，我想，他之所以会向雷契尔挑战，极有可能是为了菲亚。」

「咦？你猜得跟公爵一样耶！」韦恩咧开嘴，「你们还真有默契！既然是这样，你更该去劝劝他了。」

「他接受挑战了吗？」贝琳不禁为他担忧。

「嗯！他不听我的劝，决定接受了。」韦恩激动地更用力拉住她的手，「现在就只能看你的了，我想你一定能

说服他的。」

「我？」她一愣，「你错了，他怎么可能会听我的？」

她只不过是个许多女人的其中之一，一个他把玩在手中的傀儡娃娃，一个连是生是死、是去是留，都不能有自

己的主见的女人罢了。

恐怕韦恩是人抬举她了吧！贝琳心碎地想。

「会的，你何不试试？」韦恩不放弃，凭他对雷契尔的了解，他能感受到雷契尔对贝琳不一样的重视。

「可是……」

「你就试试看吧！」他仍握住她的手不放，让贝琳一时觉得难堪不已。

「你不是要去找亚美吗？怎么还不走？！」雷契尔的声音突然在他俩身后爆开。

贝琳回身望去，竟看见他那双幽深似海的蓝瞳正定定地盯在韦恩拉着她的双手上。

韦恩立即放开手，有些狠狈地说：「我……我正要去，碰巧在这儿遇见贝琳，所以与她闲聊了几句。」

「闲聊需要这么亲热的手牵着手？」他撇撇唇，讥嘲的目光射向他和贝琳，「韦恩，亏你还和我称兄道弟啊！」

「呃……公爵，你别误会了，我只是……」他抓抓脑袋，就怕愈描愈黑，对贝琳眨眨眼后，他赶紧找机会逃开

了，「我去找找的老相好，她还是留给你了。」

韦恩有把握贝琳在雷契尔心中的地位，绝对比他自己想象中的还重要，既是如此，他何不挑挑这个浪子的怒火？

反正闲着没事好玩嘛！

「韦恩──」贝琳不懂他临走前的眨眼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样会让雷契尔的误解更深。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舍不得让他离开啊？」他阴沉地走向她，表情带着不近人情的冷酷。

「我……我懒得理你。」

贝琳愈来愈无法容忍他强悍又跋扈的个性，这些日子里，他不断地利用各种手段来驾驭她，包括她的思想与灵

魂，她快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

好几次，她和菲亚碰面时，都不知该以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她，彷佛自己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似的，那种苦

真不知要如何解脱？

「你就只会对我摆架子！」在他转冷的语调中暗藏着一股怒气。

「我已经对你唯命是从了。」她迈开步子，准备离开。

「哼！你是指在我床上的你吗？」他突地扬起浪笑，暧昧地唤住了她离去的脚步。

贝琳的表情陡然变得苍白，他的每一句话都刺中了她的要害。

「以后不会了。」她淡淡地说道。

「好吧！那我立刻发布消息，正式娶菲亚为妻，她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我的公爵夫人。」

雷契尔的嘴角乍现一丝诡谲的冷笑，那犀利的笑容尖锐地刺激着贝琳的灵魂与心，但她只是垂下小脸，一径地

保持缄默。

「以后暖床的工乍就交给她吧！」见她仍无动于衷，他恶意地又加上一句。

「你……」她忽然转过身，「你是真心爱菲亚吗？若不是真心真意的，就求你别再糟蹋她了。」

「你说什么？我糟蹋她？哈……」

他箝住她的下颚，神色异常冷肃，双目冰冷如寒石，「我的身分贵为公爵，她只不过是个伯爵之女，我要她可

是抬举了她啊！」

「那么你爱她吗？」她避开眼，掩去眸中的黯然。

「爱是什么？告诉你，我只喜欢做爱，哈……」雷契尔霍然大笑，接着便吻住她的娇唇。

「唔──」她霎时呆愕住了。

他细腻的吻转而成为风暴似的狂吮，强行撬开她紧抿的唇，需索的探进她嘴里恣意翻搅。她的滋味甜美香沁，

使他情不自禁地陷入浑然忘我的状态中，两舌甜蜜的勾勒纠缠，彷佛想吸尽彼此的吐息。

半晌，他才离开她的香唇，看着她晕红的小脸与迷离如星的眸光，心里竟掠过一丝颤动。

贝琳酡红了双颊，躲开他的视线，不知该说些什么。

「这就是做爱的前戏，想不想再继续？」他掬起她的脸，漆黑的眼底揉入一丝玩味的笑意。

「你──」她推开他，「你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你就要和人决斗了，怎么还有心情开玩笑？！」

雷契尔眯起眼，「你知道了？。」

她烦郁的点点头。

「伟恩告诉你的？」他的目光炯然一亮。

「别去好不好？」她抬头凝视他那双诡异的眼，希望他能听她的话，就这么一回也好。

他笑看她那一脸忧愁的表情，突然低头附在她耳畔戏谑狎语，「你在为我担心，怕我一去不回？」

「别乱说话！」她伸出手指抵住他的唇。

「我对自己有信心，不怕犯忌讳。」他冷声谑笑，「再说，我是为了自己的妻子而接受挑战，有何不可？」

「你当真是为了菲亚？」她揪着心，「那你能不能为了我，拒绝这场决斗？」

「为你？」他扬眉轻笑。

「可……可以吗？」贝琳不安地问。

他凝涕她半晌，深邃的眸子勾出一道笑影，「不可以，菲亚是我选择的妻子，我不能任人抢走她，你根本无法

与她相提并论。」

雷契尔的话语狠狠地敲击着贝琳的心坎，让她的心和身子同时一震。

她懂了，她与菲亚相较之下，果真一个是云，一个是泥，她永远山别想替代菲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他之所以至今都不碰菲亚，是因为他一直将她视为不能冒犯的淑女；而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可供他玩弄的普通

女子……

「倘若安东尼要的人是我，你一样会接受战帖吗？」她揪着心，寒着声又问。明知他的答案令她心伤，却仍想

知道自己在他心中的分量究竟有多少？

「看来，你终究免不了女人的通病。」他嗤声一笑，眯起锐利的眸对住她空洞的眼，「老是要试探自己在男人

心目中的地位，这是最要不得的。」

贝琳低呼了一声，没想到他会猜中她心中的想法，但她仍鼓足勇气说：「就当我不可取吧！但我还是想知道。」

雷契尔冷睇着他诡笑，嘴角的线条显露出他的霸气。「小女人，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坦白告诉你，要我为一

个奴隶而决斗，那是不可能的。」

「我在你心底，除了是一个暧床的女人外，什么……什么都不是？」她痛心地问，眼底已蓄满泪水。

「那又如何？」他的俊脸狎近她耳畔邪笑道。

她摇摇头，连退数步，虽然早知道自己不过是个身旁无数的女人之一，却如今才了解她在他心底的分量是这么

轻，宛如一只他跟前的狗──一只他高兴的时候就逗逗牠，不要的时候就可以一脚踹开的狗。

就在她心碎神伤之际，一位仆人急促地跑了过来，对雷契尔呈上了一些信件，「公爵，这是安东尼侯爵派人送

来的信和战帖。」

雷契尔二话不说地拿了过来打开一看，紧接着，嘴角漾开一抹浅笑，「想不到他还真急，时间就订在后天。」

站在他身旁的贝琳瞪大了杏眼，蓦然拉住他的手臂，「别去……我求求你千万别答应……」

听韦恩所言，安东尼对这次决斗必然已有了万全的准备，要不然也会使诈，她怎能让他去涉险？

即便自己在他心中的分量不过是轻如鸿毛，她还是要尽其所能地劝阻他。

雷契尔冷笑地摇摇头，把信件和战帖塞进衣袋内，对着送信的仆人说：「告诉他，后天我会准时赴约。」

仆人闻言也吃了一惊，仓皇地问：「公爵，老夫人知道吗？这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您还是多考虑考虑吧！」

「我是一家之主，还是老夫人是一家之主？！我说了就算，下去！」

雷契尔冷目一扫，仆人瑟缩了一下，只好在他慑人的目光中退下。

「看来，我也劝不动你了。」贝琳垮下双肩，心口一阵紧缩。

他扯开唇，直视她脆弱的眼神，「这是有关我们雅各城堡的颜面问题，无论如何，我是非去不可。」

「我想，我应该让你去才是，如果你死了，我就自由了。」她苦笑道，眼底的泪冰瞬间化成两道清流，滑落脸

颊。

雷契尔哼笑了一声，不愠不火地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就这么称心如意地逃离我身边的。」

他强势地扳过她的脸，冷酷地撂下狠话，「本来，我是计画把你拖上床狠狠地教训一番，但为了应付后天的决

斗，我必须费神准备，这两天就暂时先放过你，但我想──你也不是真的要我死吧？哈──」

「我……」贝琳错愕地看着他。

雷契尔肆无忌惮地笑着，随即踩着优闲恣意的步伐离开了她的视线。

贝琳怔愣地呆立在原地，望着他潇洒的背影。相对于他的自信，她反而感到强烈的担忧……

他说对了，她根本舍不得让他死，也不要他死，如果可以，她宁愿代替他赴这场生死之约。

☆☆☆

雅各市集前方的空地上挤满了人潮，大伙儿都知道，今天是雷契尔公爵和安东尼侯爵于三年前那场决斗之后的

首度交锋。

他们议论纷纷，揣测着这次的赢家究竟是谁？甚至还有人采用下注的方式，好凭个人的运势和判断力挣得一笔

意外之财。

至于葛蕾夫人也是在今天早上才在仆人的透露下得知这件事，就算她想阻止也已经来不及了。

而菲亚根本不明白决斗的危险性，她依然和以往一样，晌午时刻就坐着马车出游，四处采购着她喜欢的东西，

那孩子气的天真、大小姐的虚荣心态在她身上可说是表露无遗。

贝琳无意破坏她这份快乐，所以将决斗的危险性给隐瞒了下来。

她甚至怀疑，若让菲亚得知雷契尔决斗的对象是安东尼，她究竟会帮哪一方祈祷呢？

眼看决一生死的时刻将至，贝琳特地跑去拜托韦恩，请他带她一起到决斗现场，她必须亲眼目睹雷契尔是安全

的，才能彻底放下那颗已揪了两天的心。

韦恩本不敢私下答应，但见她那分执着又诚恳的态度，实在不好意思拒绝，于是，他背着雷契尔偷偷地带她过

去。

一到那儿，就见雷契尔与安东尼早已到达。

对于周遭的嘈杂人群，雷契尔表现出极端的厌恶与不屑。「看来你已是胸有成竹了，居然把咱们决斗的事公布

出去，还请了那么多人来围观。」

雷契尔潇丽地双手环胸，霸道的气势仍然让安东尼心惊不已。

「我有把握赢你，自然敢请众人来当裁判。」

这三年来，他不断地训练自己的剑术，早已有备而来，即使输了也无所谓，因为他已找到几个赛亚族的地痞混

混，打算暗中对雷契尔放冷箭。

这一次，他要定了雷契尔的命！

「那很好，希望这三年来，你有所长进。」雷契尔冷冷地哼道。

这时，雅各城的百姓无不在一旁叫嚣尖喊着，「雷契尔公爵加油！千万别输给手下败将！」

另外一批外地来的旅居者也趁势起闹，「安东尼侯爵胜利！安东尼侯爵击败大海盗……」

一时之间，紧张的情绪充斥着，围观者比当事人还兴致勃勃。

站在其中的贝琳忧焚不已，双眼戒备地环顾四周。若依韦恩所言，安东尼是个伪君子的话，他肯定会利用各种

机会来打击雷契尔，甚至不惜使出卑劣的手段。

「你大话别说得太早，动手吧！」

安东尼首先拔出腰间细长的软剑，想趁雷契尔不备时展开凌厉的攻击，就在他的剑锋快刺上雷契尔的胸口时，

众人的疾呼声倏然高昂了起来。

当然，雷契尔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瞬间一个快速闪身，避开了他的利剑，同时也拔出长剑矫健地反攻。

安东尼不由得暗吃了一惊，想不到雷契尔过了三年的优闲生活，剑术非但没有退步，反而精进不少。

「你如果现在认输的话，我还可以饶你一命。」

雷契尔虽然一向高傲过人，但并不嗜杀，更无意为了一场决斗而牺牲一个人的性命。

「不！胜负还没分出来，我绝不放弃！」

安东尼已疲于应付雷契尔技巧的攻势，开始喘息不已，这时，他突然对远方比了一个诡异的手势。

始终专注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的贝琳，当然没有忽略他这个动作，她立即朝他挥舞手势的方向看去，竟发现不

远处有簇金亮的东西在闪烁──

贝琳根本来不及细想，她立即拨开人群，向雷契尔冲了过去，挡在他面

前；霎时间，一支闪亮的银箭疾速射来，刺中了她的肩胛骨，鲜血猛地喷在雷契尔与安东尼的身上。

「有人使诈──安东尼侯爵使诈──」这时，众人纷纷叫嚷出声。

安东尼眼看事迹败露，随即在十数字赛亚族人的保护下逃离现场，临走时，他还扬声向雷契尔警告，「雷契尔，

你等着瞧，我一定会从你手上夺回菲亚的！」

雷契尔神色惊慌地看着满脸苍白且已失去意识的贝琳，无心理会他的寻衅，抱起她便直奔雅各城堡……

第八章

贝琳觉得浑身酸疼软麻、痛苦不堪……

她努力的想睁开眼，拚命地与脑中的那股黑暗抗衡，却力不从心。突然，一种沁凉的东西覆上她的肩膀，让她

觉得好舒服，原有的灼热和酸疼也渐渐消退了。

「我知道你醒了，有没有舒服一点？」轻柔的嗓音满是疼惜地在她耳畔响起，镇定了她的心神。

贝琳慢慢睁开眼，首先看见的便是那双已深深地刻在她心中的深邃幽眸。

「你还没告诉我，觉得好些了吗？」雷契尔的眸光始终不曾离开她，并对她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她恍惚地从他俊美无俦的脸孔拉回视线，「谢谢，我已经好多了。」

她略微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伤势，却发现自己竟是全身赤裸。「啊──你……」她双腮酡红，想拉起被子掩身，

却让他给止住了动作。

「别乱动，小心又扯裂了伤口。」他对着她挑眉，眸光转炽地说：「该看的地方我全看过了，还害什么臊？」

她避开他肆谑邪笑的眼神。「我……我很好，你可以出去了。」

「你这是过河拆桥吗？我可是不受人指使的。」他搁下手中盛着黑色药汁的木碗，和煦的笑脸射出一道光芒，

「你明明爱我爱得死去活来，干嘛还避讳这些？」

本以为她的不一样是来自于她倨傲的个性，想不到她还拥有能让他佩服的勇气。光凭她勇敢地为他挡下一箭的

行为看来，雷契尔已能断定这个小女人肯定是爱死他了，甚至爱到连命都可以为他牺牲。

坦白说，爱他的女人很多，但有勇气为他挨上一箭的女人，可就非常难得了。

「我不是你那些住在红楼里的女人，请你不要把我与她们相提并论。」瞧他那邪谑又嘲讽的目光，分明带着对

她的鄙视，让她忍不住说道。

没错，她是把身心都给了他，但他也没必要取笑她呀！

「我从来都没有拿你与她们比较过，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对你的不一样？」雷契尔撇撇嘴，低头轻吻了一下她微

噘的小嘴。

她怔然地望着他那两潭如深泓似的眸子，「你为什么就不能正经一点？」

雷契尔微掀嘴角，魅惑的嗓音揉入一丝慵懒，邪恶地勾引着她的心，「我也只有对你才会不正经。」

「你心底有我吗？」她眸光闪烁地回望他。

「你体会不出来吗？」他依旧笑得魔魅。

她摇摇头，悲凄地说：「我没忘记，你说过我什么都不值。」

「我那时见你和韦恩走得近，、心里酸得很，男人在气头上所说的话哪能信？」他恣意地笑看着她。

「你──」贝琳不解地又问：「那么菲亚呢？你总不能舍弃她吧？或是你想同时拥有我们两个？」

「我知道你心里的想法，又怎么敢如此污辱你？反正我也没对菲亚做出什么事，就把她送回去吧！」他无所谓

地说。

她似乎有些不相信，睁亮眸子怔愕地看着他，「你说的可是真的？难道你要抢她不是因为爱上她？」

他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放弃菲亚？她是这么的天真、美丽，又有一颗纯净、稚嫩的心啊！

「唉！」雷契尔倏然大笑，低低柔柔地说：「我告诉过你好几次了，我从来没有爱过人，更不知道爱是什么玩

意儿。」他眯起眼捕捉她眸底的怔愣。

「那你为什么要抢她？还引来那么多的纷争，制造出那么多的混乱？」贝琳的面容染上淡淡的红霞，再也无法

维持无动于衷的表情。

雷契尔撇唇轻笑，热唇贴在她微凉的颈项上，「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了，做我的女人，不该知道的事还是尽量少

知道为妙。」他暂时不想告诉她有关雅各家族的传说与诅咒。

贝琳原本升起的一丝丝喜悦，却因他的不肯坦白而化为乌有。

由此可知，他说的并非真心话，他只不过是看在她是为他而受伤的份上，才故意说这些话安慰她而已。

见她转冷的俏脸，雷契尔唇角的笑意加深，谑睇着她那紧绷的神色，「怎么？刚刚还会笑，这会儿又变得那么

冷淡？」

雷契尔低下头，幽邃的眼锁睇着她那双沉冷的大眼，捉弄地伸出舌轻舔了一下她樱红的唇瓣。

她微微瑟缩，避开他那温存的调情耳语，神情中却有掩不住的激动。「别这样……」她有意闪躲。

「不准你躲着我！我既然已答应你放过菲亚，你是不是该有一些回报？」他反抓住她的手，并含住她的小指头。

顿时，一阵酥麻黏腻的感觉由指尖窜向她全身，贝琳试图推开他，「你别再唬我了，你的话没有一次可信的。」

早在船上的时候，他便答应地放过菲亚：但事实证明他欺骗了她，那么他这次的保证，她又怎能当真？

「我没唬你，让我温存一下，我就放了她。」他趁隙扒开了她的衣襟，在她雪白的颈上又吻又囓。

「我……我要你的保证……」她被他灵活的舌舔得又痒又麻。

「你要什么样的保证？」

他得逞地窃笑，手上的动作更下规矩了。他扯开她的外衣，隔着束胸吮咬着她的乳尖，一手掌握住她圆翘饱满

的椒乳，拇指轻轻地弹弄着她绷紧的蓓蕾。

「别……」她深吸了一口气，移动身子想避开他。

「别动，你这样反而会扯痛伤口。」

他撇撇嘴，一手探向她的底裤，摸索着她两腿间的私秘处，揉弄她那最敏感的花心，迷乱了她的神志……

「雷契尔……」她无力地呻吟，任由心与身体再次背叛了自己。

「记住，你是属于我的，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他俯身吮住她的唇，细细品尝她口中的香甜。

雷契尔的双手流连在她玲珑有致的胴体上，极尽爱抚之能事，却又温柔得不至于触及她的伤口。

「呃──」这样的碰触让她极度难忍。

「放心，你受了伤，我不会硬来的，只是想让你享受一下被抚弄的快慰。」他恶魔般的低语着，右手拢高她的

胸脯，恣意地揉弄她。

「嗯──」贝琳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

「告诉我，为什么有勇气救我？」他对着她邪笑，手指由她的心裤边缘滑入，占据那柔软的人巢，轻轻触压。

虽然他早已明了她是因为爱他，但他仍想由她口中套出答案。

「我──」她别过脸，双腮红似火。

「别害臊，我想知道。」

雷契尔低下身子，含住她耸挺的椒乳，并以一指钻进她的体内，在她紧实的甬道里滑动。

「啊……雷……」她梗住了声音，禁不住抬起臀迎向他。

「嗯？」他执意索求着他要的答案，灵巧的拇指揉捏着那隐藏在密林中的小小核花。

「因为我……」她的身子剧烈一颤。

雷契尔脸上带着一枺肆笑，拨弄着她女性的禁地，埋在柔穴内的食指开始前后抽动，展开掠夺的行动。

贝琳扭动着，意识开始浑沌了起来，却不小心扯痛了伤口。「啊！好疼！」

「真是不小心。」他一手轻抚她的伤处，诱哄着，「还疼吗？」

贝琳迷乱地摇着头，语气近似哀求，「不要了……」

「不要了？」他的中指也顺势挤进那湿滑的幽径中，眯着眼盯住她难耐的反应，「你明明喜欢得很，偏偏又要

说谎。」

雷契尔狡猾地邪笑，两只指头开始肆无忌惮地在她的私密处抽拽拉扯、攻城掠地。

「啊──」一阵欢愉倏地窜遍她的全身，让她不住地呻吟着。

「说，为什么愿意替我挨那一箭？」他笑看着她激切的亢奋表情，手上的动作益发孟浪。

「我……」

贝琳正欲吐露心思，但房门却在这时扫兴地响了两声，接着，葛蕾夫人阴冷的语调自门外传来，「雷契尔，你

来我房里一趟，我想和你谈谈菲亚的事。」

贝琳的呼吸陡地一窒，整个人顿时清醒了大半，她立刻推开了雷契尔，而他也放开了她，对着门外喊道：「我

马上就过去。」

直到听见葛蕾夫人离去的脚步声后，雷契尔才又对着贝琳轻笑，「别胡思乱想，我去去就来。」

他笑得自在飞扬，丝毫没有感受到贝琳眸底的忐忑不安，潇洒地步出房门。

而贝琳实在无法像他这般轻松，她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被揪得好紧……

蓦地，她才想起自己根本忘了问菲亚的意思，如果菲亚也爱上了雷契尔呢？她又怎能因一己之私，而要雷契尔

送菲亚回去？

她真该死……真该死……

☆☆☆

雷契尔气冲冲的来到葛蕾夫人房里，只见她正坐在摇椅上浅啜着玫瑰茶。

「妈，您干嘛亲自跑去找我，而且还当着贝琳的面说那种话？」

「你这孩子的态度怎么变得这么差？我可没看见她，又怎么可能说些让她难堪的话？」葛蕾夫人放下瓷杯，以

一双精明的厉眼看着他。

「您明知她正和我在一起，却又故意提及菲亚，她现在正受了伤，您这做只是刺激她而已。」他眯起蓝瞳说道。

「她为了救你而受伤，我也很感激，所以并没指责她踰矩的行为。」葛蕾夫人吸了一口气又道：「她不过是菲

亚的伴护罢了，居然背着自己的主子来勾引你，这成何体统？」

她欣赏的是菲亚那种小淑女的气质，所以早就属意由她来做雅各家族的媳妇了。

「请您搞清楚，不是她勾引我，而是我丢勾引她的。」雷契尔撇撇嘴，颇为自得地说。

「你勾引她？」葛蕾夫人立即站起身来，走到他面前的长椅坐下，「她除了长得漂亮之外，那副冷冰冰的模样，

到底是哪里好了？」

「我就是喜欢她的冷。当她在我怀里，化冷漠为热倩的刹那，让我非常有成就感。」雷契尔性感的薄唇擒着一

抹兴味。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葛蕾夫人听得一头雾水。

「您儿子从小到大，从没踢过女人的铁板，那个贝琳居然好几次明白地拒绝我对她的示好，我当然不服了。」

「哦？我懂了，这只是你大男人的心态在作祟，所以，你对她并不是真心的？」

葛蕾夫人的双眼突地发亮，心想，若真是这样就好了，她就不需要太担心雷契尔会因为贝琳而冷落了菲亚。

对于母亲的说词，雷契尔的反祔仅是扬扬眉，未置一词。

葛蕾夫人却乘机说道：「你也知道雅各家族的传说，你绝对不能娶贝琳那种没有身分地位的女人，否则我们会

遭到诅咒的。」葛蕾夫人的语气充满担忧，还不停的叹气。

「我知道，」雷契尔不耐地揉揉眉心，「从小，您就成天在我耳边不停地重复这个传说，我哪敢忘啊！况且，

如果我真的忘了，就不会抢菲亚回来了。求您行行好，别再提了，行吗？」

生活在这种诅咒的压力下，有时他会产生一股背叛它的冲动，但为了整个雅各家族的兴衰成败，他不能，也不

敢贸然地背道而驰。

除非他真心爱上一位平民女子……

「可以，只要你不是真的被那个女人给蛊惑，我就不再提了。」听他这么说，葛蕾夫人总算放下一颗心。

看来，雷契尔并没有地想象中的胡涂，是她庸人自扰了。

「如果没别的事，那我可以走了吗？」雷契尔站起身来。

「对了，你和菲亚的婚事究竟──」

「等安东尼侯爵的事摆平了再说，好吗？」他不耐烦的顶了回去。

「一说起安东尼，我就担心极了，听韦恩说，那天他撂下狠话，说是一定要夺走菲亚，是不是？」提起这档事，

葛蕾夫人又没来由地紧张起来。

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满意的媳妇，怎能让人抢走？

如果菲亚发生了意外，不但雅各家族的名声就此毁了，更会辜负了国王对他们的恩典与重视。

「放心，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他给了母亲一个安抚的笑容后，便步出房间。

而躲在附近的贝琳却早已泣不成声……

原来，雅各家族有这样的禁忌与规定，继位的公爵不能娶一个无贵族身份的平民女子，否则将遭灭亡的命运。

为何雷契尔不告诉她？还让她傻傻地编织着一连串的美梦？

这么说，雷契尔是绝不可能为了她而舍弃任何娶一个矜贵淑女的机会。

他骗了她……终究还是骗了她……

☆☆☆

数天后，贝琳的伤势已经好了大半，趁着深夜，她偷偷来到了菲亚的房间。

「菲亚、菲亚……」她轻声唤了唤已熟睡的菲亚。

「嗯……」菲亚呓语了一声，又转身睡去。

贝琳摇摇头，又再度叫醒她，「醒醒呀！菲亚，我要走了，你快醒醒。」

「是谁啊？好吵……」菲亚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好不容易才集中了焦距，看清贝琳的脸。

「贝琳？你不睡觉跑来这儿干嘛？」她打了个一呵欠，揉了揉眼，突然看见她肩上包裹的布条，「是不是伤口

又痛了？我马上叫人来。」菲亚立即掀起被子，打算叫人把医生请来。

「别急，我没事。」贝琳拉住她，转过她的身子轻声说道：「我是来向你辞行的，我要离开这里了。」

菲亚惺忪的眼蓦然睁大，瞌睡虫刹那间全飞了。「你说什么？你要离开这儿？离开我？」

贝琳点点头，无法对她解释自己复杂的心情。

既然菲亚喜欢雷契尔，而雷契尔也将她视为准妻子，她又何苦留下来做个伤心人呢？

「那我也跟你一起走，我们一起回莫尔堡。」菲亚孩子气地笑着。

贝琳不解地皱起两道柳眉，「你舍得离开雷契尔？」

菲亚近来已逐渐习惯雅各城堡的生活作息，也和葛蕾夫人相处甚欢，看样子是已接受成为公爵夫人的事实了。

她既对雷契尔有情，又怎能说离开就离开？

「有什么舍不得的？」菲亚如搪瓷娃娃般精致的小脸微微一皱。

「你……」贝琳支吾半晌才勉为其难地开口，「葛蕾夫人很喜欢你，且又常带你四处游玩、参加舞会，你不也

告诉我，你已经不怎么怕雷契尔公爵了吗？又为何耍离开？」

「葛蕾夫人带我四处去游玩当然不错，以前在莫尔堡，我老是被爸爸限制这个、限制那个的，现在好不容易有

机会到处看看，我当然很开心啰！而且，我也很感激她对我挪么好，她就像温蒂一样，是那么的亲切、和蔼。」菲

亚兴奋的将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下子，贝琳可就不懂了，「那雷契尔呢？你对他的感觉……」

「雷契尔？我虽然不像以前那么怕他，也发现他长得其实很高大又英挺，但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她皱皱小

巧的鼻子，对着贝琳吐吐舌头，「告诉你，他每次见了我，总是一副眼高于顶的样子，我才不嫁给那种神秘又唯我

独尊的男人呢！反正我在这里住了那么久，他也没有要我嫁给他，我想，他也不会看上我的。」

「老天！」

贝琳终于弄懂了，但如果菲亚了解自己终究还是得嫁给雷契尔，事情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么说，你还是喜欢安东尼啰？」她紧张地问。

菲亚直摇晃着小脑袋，「才不呢！他害你受伤，我怎么会喜欢他！我才不屑那种外表斯文，实际上却包藏祸心

的男人呢！反正我还年轻，又不急着嫁人，以后我还想多参加几次舞会，物色我心目中真正的王子。」

她甜甜地笑着，眼神充满了\*\*\* 对未来的懂惯与梦想，她这副天真的模样，看在贝琳的眼里，竟不知该如何是

好。

突然，菲亚拉住她的手，紧张地说：「听说安东尼临走前曾撂下了狠话，说非得逮到我不可，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跟你一起回去好不好？」

这两天，她一直提心吊胆的，深怕一个不注意就被安东尼捉走，到时候没有贝琳在身边，她该依靠谁呢？

如果她能平安的回到莫尔堡，就一切都解决了。

「菲亚，我如果一个人走，或许还有可能，但是你……」她要如何向她说明葛蕾夫人与雷契尔是不会放她走的

事实？唉！

「贝琳？」菲亚疑惑地看着她，惊骇地抓住她的手臂，「你不能留我一个人在这儿──」说着，她竟哭了出来，

那泪水让贝琳手足无措了起来。

「好，我不走，我留下来保护你。」如今想想，菲亚还生活在安东尼的威胁下，她又怎能安心的离开？

「真的？」菲亚总算笑逐颜开。

「嗯！你安心睡吧！」贝琳哄她躺下，并在她的要求下躺在她的身侧。

这样的情景，让她们回想起小时候腻在一起整夜未眠，只顾着谈天说地的甜蜜时光。

然而，在她们聊得正开心的时候，突然听见窗外传来一阵细微的碰撞声。贝琳立即提高警觉地坐起，只儿窗口

猛然被撞开，窜进了三名黑衣人。

「啊！」菲亚吓得抱紧贝琳，脸色倏地转为苍白，「安东尼派人来了！我好怕──」

「别怕！」贝琳立即挡在她面前，以自己的身体保护她。

「该死！这两个究竟哪一个才是菲亚小姐？」其中一名黑衣人问着其它两人。

「我哪知道？她们都长得那么漂亮，又睡在同一张床上，这该怎么办？真是他妈的！」另一人搔搔脑袋，露在

黑色面罩外的那双眼睛，正骨碌碌地嫖向贝琳和菲亚两人。

贝琳发现他们三个根本搞不清楚她们谁是谁，于是压低嗓音对菲亚说：「千万别说出你的名字，尽量和他们拖

延。」

菲亚点点头，但仍害怕地泪流不止。

「干脆把她们两个都一起带走，你们说怎么样？」其中一人建议。

第三名黑衣人立即点点头，「为了避免捉错人，只好这么做了。」

然后，三个人便同时走向她们，准备动手绑住贝琳和菲亚。

贝琳评估眼前的情势，明白以一敌三，她绝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她自愿受绑，如此一来，她还可以再找机

会求救。

「不，我不要去！」菲亚又吼又叫的。

三位黑衣人怕她惊动了其它人，于是在她颈后劈下一掌，令她立即昏厥过去。

「你们怎么可以打她？」贝琳大惊失色。

「放心，她死不了的，跟我们来吧！」三名黑衣人立刻押着她们从原路逃走了。

没有人发现雷契尔已在角落处将这一切全都看在眼底，他走进房里，拿起桌上的羽毛笔蘸上墨汁，在纸上写了

几个字后便尾随他们而去。

他原本是到贝琳房里去查看她的伤势，结果却扑了个空，心思一转，便猜测她一定是来看菲亚，却没料到会听

见她要走的打算。

更令他意外的是，安东尼的动作竟会这么快，而且还是用这么卑劣的手段。

想夺走他雷契尔手中的东西？他也未免太异想天开了吧！

☆☆☆

那三名黑衣人是赛亚族人，向来受到本地白种人的歧视，只能做着低下的苦力工作。

或许是因为长年在夹缝中求生存，养成他们动作敏捷、吃苦耐劳、不畏死的精神，而安东尼会找上他们，也正

是因为如此。

贝琳与菲亚就这么被他们带往港口，直接押上一艘船。

这时候，菲亚突然醒了，她揉了揉酸疼的颈子，一睁开眼就看见那三个凶神恶煞，竟又被吓哭了。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年轻的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仓皇与恐惧的表情真让贝琳担心，但她们分别被人挟持着，她接近不了她啊！

「别吵，再吵我就再送你一拳。」若非她可能就是安东尼侯爵要的菲亚小姐，他们早就奸了她，再把她丢到海

里去了。

这种只会哭闹的女人，还真是烦人！

菲亚马上吓得开了嘴。

「把她们带进前舱，让安东尼侯爵自己做决定吧！」说着，他们便押着她们进入一间较大的舱房内。

一进去，他们就放开手退出船舱。一得自由的菲亚，迫不及待地奔到贝琳身边，抖着声音说：「我……我该怎

么办？」

「你放心，雷契尔公爵一定会来救你的。」贝琳黯然神伤地安抚她。

他会来救自己的未婚妻是毋庸置疑的，而自己呢？他会费神救她吗？

「你们别太天真了，现在你们是在大海上，雷契尔又不会飞，怎么来救你们？哈……」

她们完全没发现安东尼早已坐在屋角看着她们的一举一动。

「安东尼！」菲亚立刻倒抽了一口气。

虽说他斯文的气质依旧，却隐隐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阴险气息，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当初的确是错看他了。

「菲亚，费斯伯爵非常担心你，特地要我带你回去见他，他还答应我，一到莫尔堡，我们就举行婚礼。」他双

手环胸，慢慢走向她。

「不！我爸爸一定也是被你的演技所骗了，我不会嫁给你的！」菲亚哭哑着嗓子说。

他每靠近一步，她便退后一步，贝琳看不过去了，立刻挡住他，「你硬是要娶菲亚，我猜你是另有目的吧？」

「哈……你还真聪明！不错，我是有我的目的，而且非达到不可，所以，只要是阻碍我的人，我一定得除掉。」

他奸佞地一笑。

「虽然我不明白你的目的是什么，但我绝不会让菲亚嫁给你自。」贝琳一心一意维护着引亚。

安东尼眼露阴险，不怀好意地看着贝琳。「坦白说，我欣赏的是像你这样的女人，美丽又独立，非常吸引男人

的目光。」他伸手勾起贝琳尖俏的下巴，「不如这样，既然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这么好，你干脆也一起陪嫁过来，如

何？」

「你作梦！」

贝琳挥掉他的手，抓着菲亚转身就逃，没想到，才一打开门，就赫然发现门外站着数名粗壮魁悟的男人。

「你们逃不了的，这艘可不是雷契尔的鹰王号，哪容得下别人在我的船上来去自如？」安东尼霍然大笑。

就在贝琳与菲亚无计可施又进退两难、彷徨无措时，屋外突然出现一道潇洒醇厚的声音，「这里虽然不是鹰王

号，但我还不是一样来去自如？」

雷契尔不知何时已出现在门外的甲板上，他孤傲的黑色身影衬着天际的残月，看起来是这般的神秘又慑人。

几乎在同一时刻，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望向他，看着他硕壮的身躯倚在栏杆上，随着船身懒洋洋地晃动着…

…

第九章

「雷契尔！」

安东尼吃了一惊，脸上的表情几乎可用千变万化来形容，明显的表现出他心底的错愕。

雷契尔烦躁地伸展了一下四肢，扭动着他宽阔的肩膀，眯起眼说：「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爬上这艘船的感觉

还不错，就当作是暖身吧！」

「你一直跟着我们？」贝琳难以置信地问道。

「晚上我正想找菲亚亲热亲热，未料竟让我撞上三个不识好歹的家伙把你们给带走，我自然得跟来看看究竟是

谁的胆子那么大，竟敢卯上我雷契尔？」

他爬了爬头发，不经意地弄乱他那头微胡的黑发，使他外表更添几分洒脱的味道。

贝琳却因为他的话而陷入怔茫──找菲亚亲热？！

「你一个人来的？」安东尼满心戒备地问，目光直扫向他的身后。

「别这么紧张，有雪茄吗？来一根吧？」他整了整颈部的绿色领巾，优雅地走进了房里。

安东尼在瞪了他一眼后，才无奈地走到桌前拿起一个皮囊，里头装着一排排粗黑色的雪茄，递到他面前。

「谢谢。」雷契尔接过一根，先是欣赏似的凑在鼻头闻了闻，然后才点火，深深的吸了一口。

安东尼见状，气得浑身颤抖，随即对着站在门外的手下下令，「把她们两个押到隔壁舱房，看好她们！」

雷契尔并没有阻止，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被带离他的视线。

「你果真做起了海上事业了？」雷契尔轻吐出一口烟圈，目光如炬地看着安东尼。

「你以为就只有你能做海上霸主吗？」安东尼狠戾地响应。

「我们雅各家族可是英皇亲封的海盗世家，凭你也想跟我争？」雷契尔不屑地冷嗤。

「你──」安东尼脸色乍变，咬着才说：「没错，就是因为在任何方面我都比不上你，这一点让我觉得太不公

平了！我安东尼哪一点比你差？总有一天，我要你跪在我的脚前舔我的鞋尖。」

此乃「雅各」与「翰贺」两大家族之间的嫌隙，由上一代延伸至今，早已造就安东尼心里的不平衡，以及深深

的挫败与不服。

偏偏在半年前，他在一场豪赌中输掉了大片庄园，他深怕被父亲指责，始终不敢宣布，眼看交出庄园的日子已

迫在眉睫，他不得不想法子来摆平这件丢脸的事。

后来，经他调查，费斯伯爵与他的债权人为堂兄弟的关系，如果他娶了菲亚，对方或许能看在费斯伯爵的面上

放他一马，或者暂缓交出庄园的期限。

偏偏半路杀出了雷契尔这个程咬金，让他恨不得一刀宰了他！

「是吗？我听说，你在数月前的一次豪赌中已输得身败名裂了，凭这样的条件，也敢说大话？」雷契尔挑高眉，

一出口便击中他的要害。

他瞠大眼，「你怎么知道？」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然你已对上我，我自然得想办法弄清楚你的底细才行。」他得意洋洋地道。

安东尼赫然惊退一步，对他的敌意愈来愈深了。

想不到他们两大家族分据遥远的南北两方，他也有办法打听出这种糗事。

见他愕然无语，雷契尔撇撇嘴角继续说：「说吧！你要怎样才肯放人？」

「放人？！你以为我愿意与你谈条件吗？你现在可是在我的地盘上，你不怕我杀了你？！」安东尼撂下狠话。

「我的手下已得知我的去向，如果我没回去，他们马上会我到你。你该知道，这算是暗杀，而不是公平的决斗，

如果触法，你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据我所知，应该是绞刑吧！」雷契尔对他冷笑。

「你……」安东尼咬牙哼了一声，不再逞强，「你是要求放了菲亚，还是那个伴护？先说好，我只能放一个。」

他陡地对住他锐利的眼佞笑，「我也打听过，你似乎和那个伴护有过一腿，是吗？」

他猜测雷契尔想交换的对象应该是贝琳，毕竟她曾救过他，他应该不会弃她于不顾。

雷契尔一震，安东尼会知道这件事，倒是他始料未及的。

安东尼得意地又道：「在我看来，贝琳的确是比那个搪瓷娃娃菲亚有特色多了，要是我也会喜欢她。」

这艘船设备简陋，隔音效果又差，被押进隔壁舱房的贝琳和菲亚很自然的听见这些谈话。

菲亚怔忡地看着贝琳，而贝琳只能尴尬的别开脸，一时之间，两人竟相对无言。

「不错，贝琳的确是个诱人的女孩，浑身上下热情似火，不过，我要换的人不是她，而是菲亚。」雷契尔将雪

茄搁在烟灰缸上，双手抱胸地回视他。

「你要换菲亚？」这结果倒是出乎安东尼的意料之外。

「她是我抢来的新娘，况且，全雅各城的人民都已知道她是我未来的公爵夫人，我不换她换谁呢？贝琳是不错，

但身分和我门不当、户不对，在我眼中，她只是一个女奴罢了，我没必要为她牺牲这么多。」

雷契尔薄薄的双唇嘲弄的扬起一个弧度，扯出一抹毫不在意的微笑。

贝琳隔着墙听在耳里，却揪在胸口。他的一字一句像利刃般划过她的心脏，将之撕裂成千万片，好疼……好疼

……

「你……你当真不在意她？」安东尼蹙眉问道。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赶快说出你的条件，否则等我不耐烦，两个都不要了，你可别后悔。」雷契尔只想速战

速决，不想再和他浪费时间。

「好，如果你要菲亚，就必须帮我解决那笔债务，否则我宁可与你耗下去。」安东尼又考虑了一会儿才道。

「好，我答应，到了岸上，我会立刻派人送上你要的数目。」

「好，就这么办。」安东尼总算松了一口气。

「从这儿折返港口还得耗上半天，折腾了一夜，能给我一个房间睡觉吗？」雷契尔打了一个呵欠。

「当然没问题。」

安东尼击掌两声，立刻从门外走进两位壮汉。他随即道：「带雷契尔公爵到舱房休息。」

「是。」

☆☆☆

待雷契尔与安东尼的对谈结束后，安东尼遂下令将贝琳与菲亚隔离。

由于船身不大，舱房有限，菲亚既是雷契尔指定交换的对象，便是安东尼手中重要的筹码，于是他将她安排在

头等舱，并加派了许多人手在门外看守，而贝琳便暂时被关在船尾的一处杂物室内。

贝琳无神地蜷缩在角落里，心中不停地回荡着雷契尔与安东尼的对话──

她在我心中不过是个女奴，我没必要为她牺牲这么多。

一想到他这句残忍而无情的话语，贝琳的泪水使止不住地簌簌而下……原来他不仅骗了她，且自始至终都只将

她视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奴隶。

为什么她会爱上这么一位狠心无情的男人？

他可以因为雅各家族的传说，而将她摒弃于生命外，她不怪他。

他可以因为将娶菲亚为妻，而对她疏远，或将她遣回莫尔堡永不再相见，她也不怪他。

她愿意认命，愿意顺从天意，谁教他们的身份悬殊？

但他为何要说这种话伤她，让她无地自容，甚至了无生趣？

说到底，他要的只不过是她的身体而已，一个任何女人都可以满足他需求的身体罢了，少了她，将有无数个女

子可以取代她的位置，他根本就不在意她。

他爱的还是足以与他匹配成双的菲亚，相信凭他的男性魅力，想要让菲亚彻底爱上他，绝对是易如反掌的事。

她祝福他们日后能幸福的过一生──

叹了一口气，她倚在墙边，任泪水无止尽的继续滑落……

恍惚间，她听见舱门开启的声音，但双手被捆绑的她根本无法防御，只能惊骇地看着门缝慢慢扩大──

借着微量的晨光，她看清楚来人……雷契尔！

「你来做什么？」贝琳别开脸，后悔自己刚才为什么要哭得这么凄惨，如今她满脸泪痕的模样全被他瞧见了。

他会怎么想？取笑她的自作多情，还是多愁善感？

「忍不住想来看看你。」他轻轻地将门合上，对着她恣意地笑说。

「来看一个女奴？」她依然没看他，因为心已碎，只怕看了更伤心。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雷契尔不以为意地说，略薄的信眠起一道笑痕，「你还真是小家子气，这样就生气了。」

他走向她，这才发现她被绳索捆绑的双腕已勒出了一条血痕，他不禁皱紧眉，「他们怎么把你绑得这么紧？」

话方落，他已抽出腰间的短刀小心翼翼地割断它，接着，又轻轻揉了揉那红肿的地方。

「对一个女奴这么做，会不会太委屈你了？」

她很想感动于他这种细腻的对待，但又怕这只是他短暂的温柔。

「别又对我施展你的伶牙俐齿，我宁可你娇滴滴地感激我来看你。」他对她扯出一拼笑。

贝琳本不想理他，却又忍不住地问道：「你是怎么进来的？难道没人发现吗？」

「现在他们全力看守的是我要的菲亚，你这个不值钱的小女人自然没人放在眼底，我要来见你是非常容易的。」

他掬起她的手，细细地吹气着，「还疼吗？」

她一怔，发现眼前的个好陌生。「你……你还会关心我吗？」

「你是我的，我当然关心。」他说得极为理所当然。

「可是……你明明告诉安东尼，我不值得让你做任何牺牲的呀！」她紧咬着下唇，忍不住发出一阵呜咽。

既然他的心里没有她，又何必来这里对她施舍温柔？可知他这么做只会让她受伤更重！

「那是因为……」

突然，他听见外头传来轻微的走动声，看来是他小看了安东尼，他还是被人盯梢了。他敛起神色，立刻改变语

气，「因为我刚刚去看过菲亚，她的门外戒备森严，不容我任意进入，所以我只能转而我上你。」

「什么？」她怔忡了一下。

「难道你不喜欢和我上床的感觉？」他笑得洒脱，狠下心来漠视她脸上的苍白，「你也知道男人是有需求的，

从昨夜我就忍到现在，实在……」

「你我上我，就……只是因为把我当成菲亚的替身？」贝琳的喉头像被硬块塞住似的，极困难地问出口。

「替身？这可是你说的，我只是把你当成暖床的女奴罢了。」

他对她邪魅地勾出一丝笑痕，不怀好意地浏览着她的全身上下，「瞧！换上女装的你真美，少了那份不该有的

冷意。」他又伸手拂去残留在她颊上的泪痕，「还有这泪水也洗涤了不少那股让我招架不住的傲气，现在的你，看

起来又柔肠又温驯，我不禁想知道这么一个温柔的小女人，在我的调情下是不是更能让我血脉偾张？」

贝琳直摇头，哭哑着嗓子喊道：「别碰我！你走……」

「我走了，谁来慰藉我？」他健硕的男性身躯紧紧地箝制住她不停退缩的身子，结实的胸膛恶意地磨蹭着她的

酥胸。

「我不当替身，放开我──」

贝琳推抵着他侵犯的行为，但对他来说却毫无影响。

「等我换回了菲亚，自然会放了你。」

雷契尔冲着她一笑，俯身埋首在她柔软的头上，热唇轻触着她敏感的颈动脉滑动，一直探进她微敞的领口。

他不容许她一味地退缩，于是抓住她颤抖的细腰，「顺从我，说不定我会要安东尼一并放了你。」

「你去死吧！」

贝琳怒视他，没想到他不怒反笑。「你可会想过被安东尼带走的后果？」

一阵惊快窜周全身，她的确没想过这一点。

「怕了吗？对于无法掌握的未来感到很茫然？」他撇开唇，漾出一抹冷笑，注视着她战栗的身子。

她深吸了一口气，「最差还不就是女奴。」

「也对，但际遇可就大大地不同了。当我的女奴只需伺候我，可是若被安东尼卖到其它国家，你就得伺候成千

上万个不同的男人，难道你希望如此？」

雷契尔并非恫吓她，因为他早就从安东尼邪佞的眼神中看出这一点，只要是能助长他声势与金钱的方法，他绝

不会放过。

贝琳打了个冷颤，「你……你是说……」

「这就得看你想要什么结果了？」他不带感情地讪笑。

终于，贝琳有了彻底的觉悟，明白自己永远无法猜透这男人的心能狠到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我不顺从，你就会任由我自取灭亡？」她目光空洞地看着他。

「嗯……这么说不太合理，应该说，你我就不再有任何关系，我雷契尔从不会大方到对一个陌生人施以援手。」

他扬扬眉，语调轻松的像是在叙述一个故事似的。

贝琳沉痛地闭上眼，脑中浮现着被众多男人侮辱的画面，泪又止不住地消下，久久才哑着声说：「我……听话。」

「很好。」雷契尔满意哼笑了一声，长指拂过她的前胸，探进衣领攫住她饱满的丰盈。

贝琳的神情彷似死灰，没有半点温度。

「听话是这种表情吗？」他腿着眼拧笑，指头的动作更为孟浪，强势地握住她的一方柔软，邪肆地挤捏着。

「你要的只是战果，我已经投降了，你还要如何作践我？」她苍白的丽颜有着无动于衷的灰黯神情。

一而再的绝望，所换来的便是彻彻底底的死心……

「我这么做是作践了你？作践你哪儿了？这里吗？」雷契尔的大手探进她裙摆，覆住她的私处。

「你──」她努力地与他挑起的灼热对抗。

「还是这儿？」

他技巧性地挪动身形，挡住抵在门缝处偷窥的两双贼眼，手指探进她的底裤内，揉燃着她私处的柔软秘境。

「呃──住手……」她的心好冷，身子却热得不住颤抖。

「才说听话，怎么又忘了？」

雷契尔更进一步地摸索她湿濡的下体，两指放浪地陷住前方的小核，恣意狎玩她敏感的阴蒂。

「啊──」贝琳浑身一紧。

「想不想我？」他嗤笑地看着她满脸潮红，边以指头戳进她的幽穴。

「嗯……」她竟抵抗不了这种撩拨，神经绷得几乎要断裂。

「快，再叫大声一点！」他眯起眼，热唇靠筏她耳边暗示着。

他手指深探的动作益加狂剧，就着她不由自主流出的滑液，以指头一次次的占有她，邪恶地摆布她的身子。

「啊──」

贝琳不明白他为何要这么做，她在他眼里看不见以往欲海翻腾时的热情，只看见深沉的激切──一种她不明白

的激切……

他究竟在急什么？

「大声一点！」他抓紧她的粉臀，又一次攻进她体内，哑着声沉吼。

「啊──」她剧烈地打颤，阵阵狂炽的热龈燃烧着她。

这时，在屋外监控的两人合上门，偷偷低笑，「我们就别看了，让雷契尔公爵和他的女人好好重温旧梦吧！等

到了岸，侯爵就打算将她卖到南方去，此时就轮到咱们享用了。」

「真的，侯爵会先把她赏给我们尝鲜吗？」另一人的眼睛都亮了。

「当然，瞧她那股叫床的野劲，听得我的心都痒了。」那人揉了揉胸，露出一副垂涎的恶心样。

「既然如此，我们就别打扰了他们，好好去睡一觉、养精蓄锐吧！反正这里是大海，雷契尔是逃不了的。」

「说的也是，走，去补充体力。哈……」

待他们走远后，贝琳已从激情中清醒了。他们说的话让她害怕……安东尼真的打算把她卖到南方丢？「雷契尔，

我……」

「嘘，别说话。」雷契尔捂住她的嘴，直到确定他们两个真的走了，才道：「放心，我绝不会让他卖了你的。」

「你──」贝琳无法理解地丰紧眉，「这么说，你……你一直知道外面有人在监视我们？」

他点点头，暗吐了一口气，「这是安东尼的船，我们不可能不被他监视的，只是，他对你这边会比较疏于防范。」

「为什么？」她又不懂了。

「因为你不是我要交换的对象。」雷契尔淡淡地笑了，将她搂得更紧。

「你……你的意思是，你对安东尼说的那些话全是刻意的？」贝琳反扣住他的双肩，激动地问。

他再一次点头。

「雷契尔！」她投入他怀里，把他抱得好紧好紧，「你并不是对我无情，也并非将我当成女奴看待，是不是？」

「傻瓜！」雷契尔揉了揉她的小脑袋。「我这么做，是为了要救你离开这艘船，鹰王号就跟在这艘船的后面，

等他们对你的看守松懈了，我就会带你离开。」

「你是为了救我？」

贝琳终于懂了，原来他眼中的激切是为她担忧所致，他对她并不是狠心无情的。

「对，我现在就要救你出去，算算时间，韦恩应该快追上了。」

他拉着她偷偷的往窗户探了探头，果真如他所猜测的一般，借着微晕的光线，他们看见韦恩已先驾着小艇朝这

艘船靠近。

凭着雷契尔对船的了解，他轻而易举地将窗栏卸下，带着贝琳潜上甲板。这时，韦恩也看见了他们。

他对韦恩比了一个手势，打算用放置在甲板上的麻绳将贝琳放下。

「那你呢？」贝琳按住他的手。

「我还不能走，我得留下来对付安东尼，他如果知道我逃了，没人料得到他会做出什么么狠事。」他义愤填膺

地说。

「让我留下来陪你。」她不肯走。

「别傻了，你留下来只会让我分心。」他不理会她的坚持，仍强势地将绳索捆绑在她腰上。

「不要，我也要留下来。」她尖嚷着，说什么也不愿离他而去。

「贝琳，听话。」

「你每次都要我听话，这次我不听。」她开始解着腰上的结。

「你──」雷契尔深吸了一口气，「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了。」说着，他不忍地往她颈后劈下一个手刀，在击昏

她后，才将她徐缓地放下。

直到贝琳安全的到达小艇，雷契尔才又圈着嘴，对韦恩喊道：「带她回鹰王号。」

「公爵，你呢？」

「我暂时还不能走，让鹰王号紧跟着这艘船。」

「好的。」

★☆★☆★☆

当贝琳昏昏沉沉地睁开眼，才发现自己已在「鹰王号」上了。

她不应该在这里，她应该陪着雷契尔，而不是留在这里等待结果啊！她一定要赶回他的身边。

一想到此，她便再也顾不得一切地下了床。

「贝琳小姐，你这是做什么？快躺下啊！」韦恩一进门，正好见她爬起身。

「我要去我雷契尔，别阻止我。」她坚决地道。

「你不能去，公爵千辛万苦地把你救出来，我怎能让你再去冒险？」韦恩说什么也不答应。

「难道你放心让他一个人去对付阴险狡猾的安东尼吗？」贝琳为雷契尔担忧得几近疯狂。

她爱雷契尔，如今既然知道雷契尔也爱着她，她又怎能置他于不顾？

「这……」韦恩顿觉语塞，见他俩之间这种深情的互属，他想不感动都难呵！

这件事想起来还真不可思议，向来倔强无情、唯我独尊的雷契尔，居然会为了一个女人涉险，看来，他这次真

是动了真情。

「不然，你让我上甲板看看，好不好？」

见韦恩犹豫不决的模样，贝琳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就算只是远远地看着，至少她能安心一点。

「好吧！我带你上去好了。」韦恩想了想，终于允诺了她的要求。

由于鹰王号正跟踪着安东尼的船，两船间的距离不得太近，因此到了甲板后，任她怎么瞧也瞧不见安东尼的那

艘船，心情也就更忐忑不安了！

「我们能不能靠近一点？」她焦急地问。

韦恩摇摇头，「这已是极限了，再加速的话，肯定会被对方发现，到时候反而会害了公爵。」

听了韦恩的话，贝琳只好放弃了。然而，却在这时，她突然看见前方海面上有样东西在漂浮。

「你看，那是什么？」

韦恩立刻拿起望远镜朝那个方向看过去，发现那是一艘救生艇，上面还有一个人！

「那究竟是什么？」她问。

「是一艘救生艇。」

「哦？我看看！」贝琳迫不及待地将望远镜抢了过去，随着那救生艇的渐渐漂近，她已经看出艇上的人竟是菲

亚！

「快，你们快垃她土来，她是菲亚啊！」贝琳兴旧地叫着。

韦恩立即唤来水手，将菲亚拉上鹰王号。意外的是，几乎在同一时刻，安东尼的船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贝琳循

声望去，纳入眼中的竟是一片火海──

安东尼的船着火了！

第十章

今天已是火烧船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了。

犹记得那天，韦恩开着鹰王号全速赶去抢救时，才发现它已整个陷入火海，能逃的人全都跳了船，整个海面上

至是尖叫的声音。

鹰王号所有的水手使尽全力救上来不少人，就连奄奄一息的安东尼也获救了，但却唯独不见雷契尔。

葛蕾夫人数天来几乎部是以泪洗面，雅各家族的传说也因此不胫而走。大家都纷纷揣测，雷契尔就是因为爱上

了非名流淑女身分的贝琳，才会落到这种死后连尸首都我不着的可悲下场。

一时之间，贝琳成了万夫所指的对象，她不仅要担忧着雷契尔的安危，还得应付城堡内众多的仇视目光，这一

切的一切都让她生不如死，只想随着雷契尔而去。

而被救回来的菲亚似乎受了惊吓，直吵着要回莫尔堡，葛蕾夫人没辙，只好送她回去。临行前，菲亚握住贝琳

的手要她别放弃希望，她相信雷契尔一定会回来，并祝福他们白头偕老。

虽然贝琳知道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梦想，但她还是非常感激菲亚，谢谢她的祝福。

午后，她又在海边漫步，直望着前方汹涌澎滞的浪潮，那张狂的模样彷若要噬人一般，她不禁怀疑雷契尔当真

被埋没在那里头了吗？

不，他不能就这么死了，雅各城堡还需要他来带领，鹰王号更不能少了他这个主人啊！为什么他要一去不回？

难道他真的不要她了？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雷契尔依然毫无音讯，她的心也宛如被钢索揪紧似的，疼痛难抑……

都是她，她是毁灭了雅各家族的元凶，若非为了救她，雷契尔也不会死，真正该死的人是她才对！

与其一个人在悔恨与思念中过日子，倒不如随他而去吧！她析求上天能让她与雷契尔在天上相逢。

这么想着，她的脚步已慢慢地往海的方向走去，踩在软软绵绵的沙滩上，她的心却是意外地平静，甚至还带着

一丝喜悦，因为她就快和雷契尔见面了！

就在她半个身子都浸入海水中时，腰部突然被一双结实的大手给年牢环住。她下意识地反身就要攻击，可挥出

去的拳头却立刻被锁在温热的掌心里……四目胶着的一刹那，她震惊得动弹不得，小嘴也马上被堵住。

贝琳瞠大杏目，看着眼前模糊的脸孔，闲着环抱着自己的熟悉气味，泪水禁不住滑落双颊。

「一见面就要送我拳头，你这个女人还真狠啊！」

那低沉又充满磁性的嗓音缓缓地飘进贝琳耳中，她的表情除了兴奋之外，还充满了不敢置信。

她情不自禁地伸手抚摸眼前那张扣人心弦的脸庞……没错，是他，是她的雷契尔！

「你……你还活着？」她又哭又笑，声音瘖痖得语不成句。

「傻瓜，我当然还活着了。想我吗？」他拧了拧她的小鼻尖，拂去她眼角的泪，像珍惜宝贝似的不停的亲吻她

的肩、眼、鼻。

「既然……既然你没死，为什么不回城堡，而躲在这个漫无人烟的海边？」贝琳不解地回睇他。

他可知道这数天对她而言，简直是度日如年，充满着生不如死的痛苦？若非心里还抱着他还活着的希望，她早

在三天而使想一死了之了。

「我知道你想死我了，是吗？」他还好意思对她嘻皮笑脸的。

「你──」她噘起小嘴，不依地说：「你是故意的？故意要让我伤心、让我难过、还让别人辱骂……」她说不

下去了，想起这些天来所受的委屈，她恨不得立刻大哭一场。

「傻瓜，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你以为我这么做是故意的？以为我强迫自己不去看你，心里会好受吗？其实想死

你的人是我啊！」他叹了一口气，语意深远地又道：「但我不得不这么做。」

「为什么？」贝琳不太懂他的意思。

「因为雅各家族的诅咒与传说。」他沉重地说。

她垂下脸，故作坚强地道：「我懂你的苦衷，你回雅各城堡吧！我也要回莫尔堡了。」

「你要走？」他扣住她的肩。

「嗯！是该走了，也早该走了。」她幽幽地说：「若非因为我，你也不会遇上这场惊险的灾厄，这么多天没见

你出现，我一直以为那个诅咒应验了！」

一想到这儿，她再也忍不住地哭了一地的泪。天知道她有多爱他，多不想离开他，可偏偏造化捉弄人，她与他

注定无缘……

「但它并没有应验，我不是还好好地活着吗？」雷契尔激动不已，「那天，我将菲亚救出之后，立刻把她丢进

救生艇里，却不小心让安东尼发现了。他追上甲板，向我射出短刀，我一闪，那刀子却不偏不倚地刺进旁边一个储

油槽，引发了爆炸。

「我跳进海里，虽然躲过一劫，但却因为水温太低，最后还是昏了过去；隔天醒来后，竟发现自己被冲进海边

的礁洞中。你说，我为何命不该绝？那是因为我心底有爱，一心想去找你，与你共度下半辈子。」

「雷……雷契尔……」她感动得无以复加。

「我在这里游荡了几天，一见到有人来找我，我便躲起来，因为我不想再回去当公爵，一心期盼着能等到你来

这儿。」

「你说什么？」她怔住了。

「我愿意为你放弃雅各城堡、放弃鹰王号、放弃公爵爵位。」他苦笑，「其实我从没爱过人，即使明白你在我

心里的重要性，我也不知道那就是爱，只确信我永远不会让你离开。

「甚至，还异想天开的认为自己可以娶别人为妻，只要你不介意就行了，但没想到你不但介意，还吃醋得紧。」

「所以你才会一而再的欺骗我？」贝琳突然想到那天在葛蕾夫人门外听见的对话。

「对不起，贝琳。」雷契尔将她缚锁在臂弯中，神情认真地说：「直到你和菲亚被安东尼掳走后，我才发觉自

己绝不能失去你。那时我向上天发誓，只要能拥有你，我可以放弃我既有的一切，你相信吗？」

「我信……我信……」她又哭又笑地偎在他怀中。

她从不知道眼前这位如天神般尊贵，可轻而易举拥有一切的男人，会为她说出这些话，为她放弃一切，她能不

感动吗？

但他身上流有雅各家族的血液，天生具备海盗的气势，这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事实，她不能自私的要他遗忘，更

没有资格逼他漠视……

「你回去好吗？」

既然无法自私，只有心痛的放手。

「我不回去。」他一口回绝。

「可是──呃……」

她的小嘴被他给狠狠地堵上，虽然他在感情上柔化了，但仍是这般难驯，带着狂肆的浪荡与不羁。

「没有什么可是，你既然要多话，不如咱们做些别的。」

他忽然将她拦腰抱起，直往那个救了他一命的礁洞走去。

「你要做什么？」她惊呼了一声。

「嘘……这里虽然没什么人，但也别把所有的人都给叫来了，我只希望独乐乐，可不愿大家和我一起分享。」

他笑意盎然地直望着她美丽的面孔与如云的发丝。

「为我把头发留长好吗？那一定更美……」

贝琳小脸乍红，「那我短发的样子就不美了？」

「不，短发的你浑身上下充满了一股吸引我的强悍味，一直刺激着我想把你征服、软化……」

雷契尔贴近她的耳畔，温热的气息有意无意地喷拂着她敏感的耳垂。

她扭了扭身子，受不了这种酥麻感。「那我现在已被你征服，也软化在你的霸气下，已经没有吸引你的强悍味

了？」

「却有了更诱惑我的女人味。」

一抹笑痕在他的唇角勾深，寓意深远地对住她迷离如星的目光。

「你……」她羞怯地躲开他的目光，却发觉自己已被他抱进礁洞内。

奇怪的是，这里面并没有扎人的尖角，而是平坦的滑面，可能是长久以来被海水侵蚀的关系，难怪雷契尔被冲

进礁洞中，身上却不带任何伤。

他将她放在光滑的地面上，带着危险的浅笑贴近她的娇颜，「别这么检视我，要看我就直接让你看个够。」

雷契尔扯开上衣，露出他的宽肩与硬实的肌肉，玩味地笑看她一脸羞窘。

「不要脸！」她故意转开小脑袋。

「不要脸？那你就看我怎么样不要脸的爱你。」他索性全脱了，跨坐在她身上，一点也不因自己的赤裸而感到

难为情，甚至还用他粗糙的腿毛诱人地摩擦她露在裙摆外的柔嫩小腿。

「我们不能在这里做。」她不自在地扭动身躯。

「放心，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的蓝眸中有着明显的戏谑，双掌托高她的臀，故意以亢奋的男性逗弄着她。

贝琳屏住呼吸，感觉他开始褪下她的衣物，手指也离开她的臀往上滑动，缓慢地经过她的肚脐、肋骨，来到她

的乳房。

「呃……」她打了个哆嗦，让那股熟悉的热浪再度淹没了她。

「好久没要你了，这次我一定要把你爱个够！」

雷契尔忍不住低下头，伸出舌头舔舐那玫瑰花瓣的蕾心，直至它们变得更加浑圆、胀大。

「啊──」贝琳低喃了一声，不可自拔地陷入了欲望的深渊中。

「你这个小妖女，一开始就迷惑了我。」他的嗓音温柔沙哑，双手忘情地爱抚她高耸的凝乳，以齿囓咬着她每

一寸如丝缎般的肌肤，恣意逗弄着她。

「雷契尔……」

排山倒海而来的欢愉像烈火般燃烧着贝琳，她不禁缓缓地娇喘、呻吟，双腿间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灼热与渴望。

「想要了是吗？」他瘖痖地问。

贝琳难耐的点点头。

但雷契尔却不想就这么直接占有她，他的手指由她的胸开始一寸寸地掠夺她的肌肤，经过她的小腹、耻骨，直

接落在她最私密、神秘、敏感的中心点。

「啊……」她按捺不住的低喘了一声，羞怯地以手遮掩。

「别遮，让我爱你。」

他温柔地垃开她的手，舌尖迫切地攻占她温柔的禁区，一会儿轻拂、一会儿深吮，将她的欲火整个狂燃了起来。

「不……不要了──」她浑身颤悸着。

接着，他以更具爆发性的调情技巧爱抚她，舌头强势地往她体内捣送，尽情吸吮汨汨淌出的蜜液，滑舌似灵蛇

般在里头肆无忌惮地钻动，一波波的兴奋冲击她全身，几乎要将她淹没。

「呃──」她像被电击般地颤抖起来。

「喜欢吗？」雷契尔抬起头，与她微醺的眸对视。

「嗯！」她迷乱地点点头，心口犹如小鹿乱撞，臀部已控制不住地摇摆起来，索求他的爱。

「是不是想要更狂野的？」他的下体已是胀痛得不得了。

下一秒，雷契尔翻转过她的娇躯，抬高她的玉臀，对准自己的灼烫──

贝琳没料到他会这么要了她，惊讶还来不及喊出口，他已一举探入她阴柔紧实的幽径。

「嗯──」一种充实的甜美让她满足地喟叹了一声。

他慢慢地在她体内移动，徐缓地加快速度，强而有力地占有她，一次又一次的冲刺……

「啊呀－─」

贝琳抬高丰臀迎合他更强烈的动作，毫不隐藏地释放出她的热情，与他一起共赴高峰……

事后，她偎在雷契尔怀中，听着他激亢的心跳声。

「我想，你还是回去吧！」久久，贝琳才说出这句话。

「什么？你要我回去？！」

雷契尔趴俯在她身上，专注地盯视着她那双犹豫不定的眼。「你这个小骗子，你根本就离不开我，还要我回去！」

「我……我不能那么自私，我什么都不会，又没有良好的家世背景，跟着你只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只会连累你

而已。」她刻意让声调保持平稳。

「你不是包袱，跟着我也绝不会是连累，反而是一种鼓舞。」他的双眸义无反顾地注视着她。

「鼓舞？」

「对，我会回雅各城堡，但我要让我母亲与城民都知道，我雷契尔娶了你，绝不会遭到什么厄运，更要凭自己

的力量挣得一番成就之后才回去。」他对着她笑，眉眼间全景为她而绽放的信心和勇气。

「你……」贝琳感动得又滴下泪来。

「你愿意和我一起奋斗吗？」雷契尔精亮的双瞳闪耀着与平日迥异的神采，即使知道今后将一无所有，但为了

贝琳，他永远也不会后悔。

「我愿意，当然愿意。」

贝琳扑进他的怀中，对于她即将托付终身的男人充满了信心与骄傲，她知道他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为了感谢你，我是不是得再搞赏你一番？」

他邪魅地笑了笑，浓情再一次笼罩住两人，在这小小的礁洞中又掀起了一道道狂风骤雨……

★☆★☆★☆

雷契尔与贝琳隐姓埋名，定居在西岸。刚开始，雷契尔从船长做起，经过

三年的努力，加上他卓越的能力与经验，如今，他不仅拥有自己的船，海上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他的船虽然不大，但狂野的鹰头标志不禁让人想起雅各家族的鹰王号。

传说自雷契尔失踪后，鹰王号便被弃置在岸边，已无人再将它开往大海，因为船上少了主人，对于航海一事，

大伙儿也都兴趣缺缺。

葛蕾夫人终日郁郁寡欢地过日子，除了韦恩偶尔会拨空来看看她，她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坐在顶楼对着大海沉

思，至于红楼内的女人，也早就不堪寂寞，一个个跑了。

短短三年，雅各城堡已少了以往的风华。

今日晌午，韦恩匆匆忙忙地奔进雅各城堡，直冲上葛蕾夫人常待的顶楼。

「老夫人……老夫人……」他边跑边喊道。

「什么事，韦恩？」葛蕾头也没回地问：「今天你似乎有一点心浮气躁喔！」

「是这样的，您该听说过在西岸有个新崛起的海盗，他的船也是以鹰王为标志吧？」他急促地说。

「当然，已有不少人对我报告过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雷契尔已经不在了，我们雅各家族在别人眼中，只是

个过气的海盗世家，说的话已没有人会放在眼里了。」她沉重地说。

「话虽这么说，可是……可是他们居然还堂而皇之的把船开来华瑟达港口了！」韦恩气愤难抑，「这算什么？！」

「真的？」葛蕾夫人也惊觉不对劲。

「我怎直骗您？已有好多人看见了，大家纷纷传言，咱们海盗世家的称号就快被别人给接收了。」

「这怎么成？」葛蕾夫人气得站起身来，仍是一副禀然不可侵犯的高贵模样，「我们现在就过去看看。」

「嗯！」韦恩点头。

于是，他搀扶葛蕾夫人上了马车，并亲自驾马急驰向华瑟达港口。

一到达港口，正好看见那艘有着霸气鹰头的大八口已驶进港内，开始下锚。

葛蕾夫人快速的下了马车，这时，码头上已聚集了众多的围观者，他们全屏气凝神着，企图瞻仰那位传奇人物。

当跨板放下后不久，船主终于露面了，霎时，从四面八方传来了重重的低呼与讶异的叹息。

只见船主手挽着爱妻，一步步上了岸，来到早已激动得热泪盛眶的葛蕾夫人面前。

「妈，三年不见，您近来可好？」雷契尔掬起母亲的手，在她的手背上亲吻了一下，这个动作立刻引来欢声雷

动的掌声与叫好的呐喊声。

「雷……雷契尔！」

她紧抓住他的手，直眨着眼睛，就怕这是思念过度所产生的幻象。

「我是，我还要向您介绍我的妻子贝琳。」他温柔地牵过贝琳介绍给母亲。

葛蕾夫人一见是她，马上出现不耐的表情，「怎么又是你？难道你害雷契尔害得还不够吗？现在竟然还要──」

「够了！妈，我带她回来可不是要听您的数落，而是要向您证明那些无稽的传说根本不存在，即使真的有，我

也已经战胜了它。」

雷契尔打断了母亲的指责，给了贝琳一个安抚的笑容，「三年前我并没有死，之所以不回来见您，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要向您证实，即使我娶的并非名门淑女，一样能够飞黄腾达，绝不会让雅各家族走向毁灭的。」

「你是故意不回来见妈？为什么？」葛蕾夫人抽噎地望着他，「如果那时候你回来，雅各家族就不会变成像如

今这样没落啊！」

「如果我那时候回来，您会接受贝琳吗？」他轻松地反问。

「绝不可能！」葛蕾夫人连想都没想的就脱口而出。

「这就对了！但我爱贝琳，娶了她之后，我不断的努力，告诉自己非得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可。如今我

办到了，单凭贝琳给我的深爱，我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天，现在，我可以非常骄傲的向雅各城堡所有的人说，今后雅

各家族不再受此传言约束了。」

雷契尔此话一出，立刻赢来了热烈的掌声。

「公爵，真的太棒了，我实在很为你高兴！你能够回来，我们更是开心！」

韦恩兴奋莫名。如此一来，他就不必天天闷在城堡里，可以和雷契尔一起重返大海的怀抱，享受徜徉在蓝天大

海中的快意。

「妈，那您的意思呢？事到如今，您还不肯接受贝琳吗？」他眯起眼，等待她的回答。

三年了，雷契尔等的就是这一天，如果母亲还坚持反对的话，他依然会带着贝琳离开。

葛蕾夫人叹了一口气，伸手将贝琳拉到自己身边，动容地说：「过去是我太迷信了，你们原谅我吧！」

一切就如雷契尔所言的，都过去了，她也不是个食古不化的人。

如今，她才知道凡事都比不上亲人陪在身侧的好啊！

「妈，您快别这么说，能得到您的接纳，是我梦寐以求的。」整整三年，纠结在贝琳心上的结，就在这一刻全

解开了，天底下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个更令她开心的？

「欢迎你加入雅各家族，有了你，相信今后雷契尔会更卖力。」葛蕾夫人轻拍她的手，完全尽释前嫌。

「妈，不只贝琳加入了我们，咱们还多了一个人呢！」雷契尔笑道。

「哦？」

只见雷契尔拍了拍手，一位侍女从他们身后走出来，手里还抱着一个小娃儿。

「这是？」葛蕾夫人惊讶地咧开嘴，他们虽未言明，但她也大概猜得到这是她的……

「他是您的孙子，名叫凯利。」贝琳从侍女手中接过孩子，好让葛蕾夫人看清楚。

「这是我的孙子凯利……」葛蕾夫人赶紧抱过来，看着看着，笑得合不拢嘴，「天，跟雷契尔小时候简直是一

个样啊！」

她直逗着怀里可爱的娃儿，早就把雷契尔和贝琳给忘在一边了，她自顾自地说着：「快，快回城堡，我要命人

建造一间婴儿房，还要买些漂亮的衣服和玩具给他。」

接着，她迫不及待地抱着爱孙坐回马车，急着想抱回城堡给其它人看。

雷契尔和贝琳看着葛蕾夫人的一脸兴奋，不禁相视一笑。待他们也上了另一辆马车后，雷契尔搂着她亲昵地说

：「一切总算拨云见日了，你的心事也已经了了，以后你可不能再皱眉头给我看啰！」

贝琳抬头凝睇着她心爱的男人，氤氲的眼神中闪过丝丝感动，「这一切全是你为我做的，我真不知该如何感激

你。」

雷契尔的嘴角淡淡一勾，看着她那张掩不住喜悦的小脸，忍不住紧贴她的柔唇，语气暧昧地道：「要感激我还

不简单？我向来最招架不住你在我床上的温柔攻势了。」

「你怎么这么说？」贝琳的小脸蓦然飞红，羞涩地转过身背对着他。

他眸光闪动，扳过她的身子，对住她那红通通的俏容，「你这个小女人怎么到现在还是那么容易害羞呢？」

「我……我才不是害羞，只是不喜欢你老爱在公共场合说这种话。」她咬着下唇辩驳道。

「这哪算是什么公共场合？这里只有你跟我。」他哑然失笑，把她抱得更牢。

「现在可是大白天。」她不自在地挪动着身子。

「我才不管什么大白天，我只要你。」

说着，他的唇就想覆上她的，却让贝琳躲过。「不可以，我虽然不是出生名门，但嫁给你后，就要懂得淑女的

礼教，否则妈会不喜欢的。」

瞧她说得理直气壮的，但雷契尔可不当一回事。

「你是嫁给我，可不是嫁给我妈，海盗的女人是不需要在意礼教的，所以，你还是好好的伺候我吧！否则……」

他嘿嘿一笑，露出了一副邪恶的嘴脸。

「你要做什么……唔──」

雷契尔猝不及防地压住她欲争辩的小嘴，大手探进她的衣服下摆，爱抚着她玲珑有致的身子，他要以满腔的柔

情将她的礼教一点一滴地剥除丢弃，让她彻彻底底成为他这个大海盗专属的女人……

【完】